

前漢書

傳者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班固漢書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 詒注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師古曰蓋音公蓋反明經為郡文學以

孝廉為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

將事師古曰百官公卿表郎中令屬官有郎中車戶劾奏衛將軍

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師古曰過殿門不下車也并連

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

大臣非是師古曰不以實也左遷為衛司馬蘇林曰如今衛士令也臣贊曰漢注有衛屯后

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為衛官繇使師古曰

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攝官屬以下行衛者蘇林曰衛尉官屬也

與衛同師古曰

或曰詔遣使行衛者也師古
曰或說非也行音下更反
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詔

官府門上謁辭文穎曰私見使而公辭尚書也蘇林曰尚書責

問衛尉文穎曰由寬饒以法令不給使尚書責衛尉不復使司馬由是衛官不復私使侯

司馬侯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如淳曰天子出為天子先道先

其禪衣令短離地師古曰禪音單其字從衣冠大冠帶長劔躬案行

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臨

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食罷

衛卒師古曰得代當歸者也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

更一年師古曰更猶令言上番也音工衡反以報寬饒厚德宣帝嘉之以

寬饒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多為舉

貶黜奉使稱意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小

大輒舉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師古

公御貴戚及郡國使繇使至長安皆恐懼曰以其峻刻故有不用者

莫敢犯禁師古曰繇讀與徭同供僭役及為使而來者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

入第師古曰許伯皇太子外祖也新成始入居之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

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廼往從西階上東鄉

特坐師古曰言自尊抗無所誑也鄉讀曰嚮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

曰無多酌我我廼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

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下之師古曰屬猶注也音之欲反下音胡嫁反酒

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師古曰

曰沐猴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印視屋而歎師古曰說讀曰

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

矣師古曰言如客舍行客輒過之故多所經歷也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

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

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廼解寬饒

為人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師古曰

反半以給吏民為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

行自戍北邊蘇林曰子自行戍不取代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

人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在位及貴戚人與為怨師古曰人皆怨之又好言

事刺譏奸犯上意師古曰奸音干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

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

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

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子書曰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師古曰彊禦疆故命

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

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

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息也

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師古曰三王謂夏殷周文質不同也今君

不務循職而已廼欲以太古及遠之事匡拂天子

大守三百六十四

師古曰匡正也拂讀曰屈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

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

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遠氏

之高蹤師古曰薄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而慕子胥之未行師古曰伍子胥知吳王不

可諫而不能止自取誅滅也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師古曰訾與貨同不實者言無貨重可以

也之貴重之極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

訕師古曰挺然直貌言雖執直道而遭通時變與時行曲然其本志不屈撓也挺音吐大雅云既明且

哲以保其身師古曰烝民之詩也言明智者可以保全不至亡身狂夫之言聖人擇

焉唯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是時方用刑法信

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寔廢儒

術不行師古曰淺漸也以刑餘為周召師古曰言使奄人當權軸也周謂周公旦也召謂召公奭

也召讀曰邵以法律為詩書師古曰言以刑法成教化也又引韓氏易傳言

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

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

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

吾議以為寬饒指意欲求禮大逆不道師古曰禮古禪字言欲使天子

傳位於已諫大夫鄭昌略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

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師古曰詆毀也挫折也上書頌寬饒曰師古曰

曰頌謂稱其美臣聞山有猛獸藪藪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

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

小學一百八十五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

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應劭曰許伯宣帝皇

也金金日彈也張張安世也此四家屬無不聽師古曰此說非也許職在

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師古曰仇怨也上書陳國事

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

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

北闕下眾莫不憐之

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也以明經為郡文學名特

立剛直貢禹為御史大夫除豐為屬舉侍御史

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

問何闕逢諸葛師古曰言問者何又闕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上嘉其節即加豐秩

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

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

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

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師古曰歸

誠乞哀於天子也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

豐上書謝曰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

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有以自

效復秩臣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

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師古曰卒

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師古曰素空也言不舉職務空食祿奉

而故常願捐一日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懸

於都市編書其罪師古曰編謂聯次簡牘也使四方明知為惡之

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師古曰却退也誠臣所甘心也夫以

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師古曰刎也音吻今以四海之

大曾無仗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

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濁之氣上感于

天師古曰濁亦濁也音下頓反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之此臣下不

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

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

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師古曰如天之覆如地之載也使尚書令堯賜

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顯

之也師古曰善善褒賞善人也惡惡誅罰惡人也顯與專同勉處中和順經術意恩

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

師古曰懣音滿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宜益不用豐復

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

師古曰並隱公慈而殺於弟師古曰魯隱公欲立弟相公為其尚少已且攝位而卒為相公所殺

叔武弟而殺於兄師古曰叔武衛成公之弟夷叔也或公時晉之難出奔陳使大夫元咺奉叔武以居守其後晉

子之行屈平之材師古曰屈平即屈原也然猶不能自顯而被

豈則驅射而殺之事在左傳僖二十八年叔武弟音大計反夫以四

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蒙誅以顯

君師古曰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為眾邪所排

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師古曰雍忠臣沮心智

士杜口師古曰沮壞杜塞也此愚臣之所懼也豐以春夏

繫治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豐為城門校尉豐上

書告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上不直豐延制

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

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

順四時修法度專作苛暴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

為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已師古曰而反怨堪猛以

求報舉師古曰舉言其事以報怨告案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

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師古曰前言謂譽堪猛之美不信之大者

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終於家

劉輔河間宗室也舉孝廉為襄賁令蘇林曰賁音肥東海縣也

上書言得失召見上美其材擢為諫大夫會成帝

欲立趙婕妤為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為列侯

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

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

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食魚鳥之瑞師古曰謂伐紂時有白魚赤鳥

之瑞也事見今文尚書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况於季世不

蒙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虐雖夙夜自責

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

卜窈窕之女師古曰窈窕幽閑也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

天下望師古曰塞滿也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延觸情

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

媿于人感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

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

福市道皆共知之師古曰市道也一曰市人及行於道者朝廷莫

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

不忠汚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書矣

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師古曰漢書補遺掖庭詔獄令丞宦者為

之主理婦人女官也羣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

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太

馬上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也俱上書曰臣聞明王

垂寬容之聽宗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

狷之言師古曰狷急也音緇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不懼後

患朝廷無調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愆師古曰元首謂天子也調古詭

也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

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師古曰卓高遠也詭異於眾也故

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為輔

大

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

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

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眾共之師古曰令眾人知其罪狀而罰之昔趙

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張晏曰趙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

犢又聘孔子孔子聞其死至河而還也師古曰戰國策說二人姓名云鳴犢鐸鑿而史記及古今人表並以爲鳴犢實鑿蓋鐸鑿及實其

聲相近故有不同耳今求等指與殺鳴犢一人不論實鑿也今天心未豫張晏曰豫災異

屢降水旱迭臻師古曰迭五也音徒結反方當隆寬廣問褒直

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惡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驚

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師古曰天

下不可戶曉師古曰言不可家家曉喻之也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

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

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師古曰亟急也人有懼心師

曰人人精銳銷滅蘇林曰弱也師古曰音乃與反莫敢盡節正言非所

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師古曰舜有敢諫之鼓故言有虞之聽也曰謂達四聰也

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廼徒繫輔共

工獄蘇林曰考工也師古曰少府之屬官也亦有詔獄共讀與龔同減死罪一等論爲鬼薪

終於家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師古曰女嫁王家男

又娶祖父以此言徙平陵父賓明法律爲御史事貢

公師古曰貢禹也名公直崇少爲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

大學三百七十一

鄭疏寫

如淳曰丞相大車
屬如今公府御屬
弟立與高武侯傳喜同門學相友善

師古曰同門謂同師也喜為大司馬薦宗哀帝擢為尚書僕射

數求見諫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師古曰孰曰韋生曰革

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傳大

后從弟商宗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

黃書昏日中有黑氣今祖母從昆弟二人已矣孔

卿疾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封尚有因緣師古曰孔卿疾傳晏也

高武侯專喜也今無故欲復封商壞亂制度逆天人之心非

傳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

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天之

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從時

亦罔有克壽師古曰周書云逆之禍也吉王者不知稼穡之艱難唯從耽樂則致天喪無能壽考也故衰

世之君天折蚤沒師古曰蚤古早字也此皆犯陰之害也臣願

以身命當國各宗因持詔書案起李奇曰持詔受詔書案起也師古曰李詔

非也案者即寫詔之文傳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

臣所願制邪師古曰願與專同也上遂下詔曰朕勿而孤皇太太

后躬自養育免于襁褓教道以禮至於成人師古曰道讀曰

真惠澤茂焉師古曰茂美也欲報之德暉天罔極師古曰詩小雅

兮生我母兮鞠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言欲報父母之恩德心無已也呼昊天者陳已至誠也暉字與昊同前追號皇太

太后父為宗祖侯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感焉師古曰殊異也

而愧也音女六反

侍中光祿大夫商皇太太后父同產子小

自保大

如傳曰太后從小養之使至大也

恩義最親其封商為汝昌侯

為宗祖矣後更號山祖矣為汝昌侯矣崇又以董

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數以職事見

責發瑛頸離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調素

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

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飲禁切主上師古曰言請求者多交逼實家

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師古曰言請求者多交逼實家願得考覆上

怒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師古曰鄆音偃以明經為郡吏

御史大夫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

師古曰除謂修飾掃除也設儲侍師古曰謂豫備器物也侍音丈紀反寶自劾去忠固還之

師古曰固者謂非二留之心內不平師古曰恨其甚也後寶去薄寶徙入舍祭

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

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

俗不為主簿子既為之徙舍其甚訖師古曰訖讀曰悅何前後

不相副也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

所一府言非師古曰言大夫以為寶可為主簿耳府中之人又不以為不當也士安得獨

自一府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師古曰近謂書也禮有

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訕身訕何傷且不遭者可

無不為況主簿乎師古曰言士不遭遇知已則當屈辱無所不為也忠聞之甚慙

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為議郎遷諫大夫

鴻嘉中廣漢群盜起選為益州刺史廣漢太守苞

商者大司馬車騎將軍主音婦子軟弱不在職寶

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羣盜非本造意渠率皆得

悔過自出師古曰渠大也遣歸田里自劾矯制奏商為亂首

師古曰擅放羣盜歸故云矯制因商不任職致有賊盜故云為亂首也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

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率當坐者師古曰縱放也商徵下獄

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言為車騎

將軍所排上復拜寶為異州刺史遷丞相司直時

帝舅紅陽侯平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墓田

數百頃師古曰墾度而為之也田荒田也占音之贈反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

略皆開發師古曰舊為陂澤本屬少府其後以假百姓百姓皆已田之而立終請為草田古云新自墾上書願

以入縣官師古曰立上書云新墾得此田請以入官也有詔郡平田予直師古曰受其田

而準償價值也錢有貴一萬萬以上師古曰增於特價寶聞之遣丞相

史按驗發其姦劾奏立尚懷姦罔上狡猾不道尚

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衛將軍商薨次當

代商上度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為大司馬票騎

將軍如得曰度過也過立而用根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上

以寶著名西州拜為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

大守三百二十

金三十斤蠻夷安輯吏民稱之師古曰輯與集同徵為京兆

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

恩禮請文欲為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

受署者為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春秋日署文東部

督郵入見勃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茲惡

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師古曰渠讀曰詎詎豈也言象所對內豈有其

人又印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師古曰印讀曰印謂仰頭而對也寶曰誰

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自其次師古曰除穉季之外更有誰也文曰

穉季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師古曰言不當而取小也寶默然穉季

者大俠與術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

穉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師古曰失車騎舊商謂失王音意義村軍

事也郤與隙同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

之如視事而長以穉季託寶寶故寶窮無以復應文

文怪寶氣索師古曰索盡也音先各反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

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閣勿有所問師古曰闔閉也如

此音威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師古曰誣誣也即度穉季而謹

它事李奇曰過度不治罪衆口謹謹終身自墮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寶曰

受教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師古曰杜塞也不通水火謂雖

鄰伍亦不往來也穿舍後牆為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文所

厚自陳如此師古曰具言恐懼改節之狀也文曰我與穉季幸同去壤

大字三百二十六

素無睚眦

師古曰睚音涯皆音才賜反睚又音五懈反皆又音仕懈反已解於前也

顧受將命分

當相直

師古曰言自顧念受郡將之命分當相直遇也分音扶問反直讀曰直也

誠能自改嚴將

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

師古曰更改也趣讀

曰穉季遂不敢犯法竇具亦音歲無所譴明年穉季

病死竇為京兆尹三歲京師稱之會淳于長敷寶

與蕭育等皆坐免官文復去吏死於家穉季子杜

蒼字君教名出穉季右在游俠中哀帝即位徵寶

為諫大夫遷司隸初傳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

后俱事元帝有卻

師古曰必當熊事愆而嫉之

傳太后使有司考馮

太后令自殺衆庶寬之寶奏請覆治傳太后大怒

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及事明白故欲撻舐

以揚我惡

師古曰撻舐謂挑發之也撻音它歷反舐音決挑音它聊反

我當坐之上廼

順指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

周

師古曰比音頻森反

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傳喜光祿

大夫龔勝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頃之鄭崇

下獄寶上書曰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內

師古曰圖謀也慮思也

臣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刺舉不敢避貴幸之數以

塞視聽之明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宗下獄覆治榜

掠將死卒無一辭

師古曰榜掠謂笞擊而考問之也榜音彭

道路稱冤疑昌

與崇內有纖介

師古曰言有細故宿嫌也

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

機近臣蒙受免譖師古曰虧損國家為謬不少臣請

治昌以解衆心書奏天子不說師古曰說以寶名臣

不忍誅廼制詔丞相大司空司隸寶奏故尚書保

射崇寃請獄治尚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是豈而

寶懷邪附下周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

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師古曰論語其

免寶為庶人哀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徵寶以為光

祿大夫與王舜等俱迎中山王平帝立寶為大司

農會越雋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

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寶曰周公

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相

損師古曰周書拜夔之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

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師古曰

得無非其美者師古曰言此非時大臣皆失色侍

中奉車都尉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

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自直陳崇以奏寶

事下三公即訊師古曰訊寶對曰年七十諄眊恩衰

共養營妻子如章師古曰諄眊也眊與耄同自言老耄心志亂

寶坐免終於家建武中錄舊德臣以寶

孫伉為諸長師古曰伉音抗

阿附妄說福祥

師古曰言此非朝廷美事也

師古曰訊問之也

師古曰諄眊也眊與耄同自言老耄心志亂感供養之恩哀具如所奏之章也諄音布肉

反共讀曰供音居用反

師古曰伉音抗諸琅邪之祿也

毋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大司馬車騎將軍

三音內領尚書外典兵馬踵故選置從事中郎師古

承驛故事也與參謀議奏請隆為從事中郎遷諫

大夫成帝末隆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人為公卿

以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國即以填萬方師古曰

反其後上竟立定陶王為太子隆遷冀州牧潁川

太守哀帝即位以高第入為京兆尹遷執金吾時

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武庫兵器前後十輩

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

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蘇林曰用

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師古曰共音屬

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減給未用不以民力

共存費師古曰共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

得額征伐廼賜斧鉞師古曰額漢家邊吏職在距

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家之春秋之誼家

不減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

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

其家備李奇曰契缺也晉灼曰契取也民力分於弄臣武

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

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師古曰三家謂魯大夫叔孫

仲孫李孫也論語云三家者

大三百餘卷九十四

以雍徹孔子曰相惟辟公天子穆穆美取于三家之堂言臣請收

還武庫上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頃之傳太后使謁者買諸

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賈賤

請更平直師古曰賈讀曰價其下亦同上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大

夫交讓之禮興則虞芮之訟息師古曰虞芮二國名六王為西伯為斷其訟二國各

慙而止也隆位九卿既無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

求信官爭貴賤之賈程奏顯言蘇林曰露奏也眾莫不聞

舉錯不由詎理師古曰錯音千故反爭求之名自此始無以示

百僚傷化失俗以隆前有安國之言如淳曰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也左

遷為沛郡都尉遷南郡太守王莽少時慕與隆交

隆不甚附哀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前

為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獄寬陷無辜不宜處位

在中土本中調者令史立侍御史丁玄自典考之

但與隆連名奏事史立時為中太僕丁玄泰山太

守及尚書令趙昌諸鄭崇者為河內太守皆免

官徙合浦

何並字子廉祖父以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師古

曰平輿汝南之縣也並為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

節舉能治劇為長陵令道不拾遺初邛成太后外

家王氏貴應劭曰宣帝主皇后父奉光封邛成侯成帝母亦姓王故以父爵別之也而侍中王林

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

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師古曰造至也音千

到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以時歸師古曰單外言在郊郭之外而單露

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舍師古曰婢壻外人與其婢壻者也冢

舍守冢之舍也並具知之以非已時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

欲無令留界中而已即且遣吏奉謁傳送林卿素

驕慙於賓客並度其為變儲兵馬以待之師古曰儲豫備也度

音徒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

剝其建鼓師古曰諸官曹之所通呼為寺建鼓一名植鼓建立也謂植木而旁懸鼓焉縣有此鼓者所以召集號令

為開閉之時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千里林卿迫窘廼

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師古曰童奴也童騎童奴之騎也身變服從閒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

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廼

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死邪叱吏斷頭持還縣所

剥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

舍使奴剥寺門鼓師古曰署謂書表其事也吏民驚駭林卿因亡

命衆庶謹誦以為寧身死師古曰謹誦衆議也謹音許元反成帝太后

以邛成太后愛林卿故聞之涕泣為言哀帝哀帝

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徙潁川太守代陵陽

嚴誦誦本以孝行為官謂掾史為師友有過輒閉

嚴誦誦本以孝行為官謂掾史為師友有過輒閉

閣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詔官獨數
百人為設祖道詔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
若此詔曰吾哀穎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
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師古曰僵
也僵音薑 詔至拜為美俗使者文穎曰宣美 是時穎川
什音赴 鍾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
臧千金師古曰臧謂 並為太守過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為
弟請一等之罪如淳曰減 願蚤就斃鉗並曰罪在弟
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
俠趙季季款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師古曰魚
者謂侵奪

取之若漁 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橫郡中師古曰從
獵之為也 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身猛曉文法吏
橫音胡 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各有所部
孟反 救白三人非負太守迺負王法不得不治鍾威所
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
迺收之趙季樂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
威負其兄止雒陽師古曰負謂 吏格殺之亦得趙季
情其權力也 它郡持頭還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
表善好士師古曰好 見紀穎川各次黃霸性清廉妻
音呼到反 子不至官舍數年卒疾病召表掾作先令書師古曰
先為道

也曰告子核吾生素齋自久死雖當得法賜勿受

如淳曰公令吏死官得法賜師古曰贈終者布帛曰賜音附葬為小椁音容下棺張曼曰禮

簡子曰不設屬錫下棺之罰也或曰但下棺無錫錫也師古曰言止作小椁繞容下棺而已無令高大也言讀曰但恢如父

言王莽權恢為關都尉建武中以並孫為節

替員曰蓋寬饒為司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國之

司直無以加也師古曰詩鄭風無衣之篇曰彼已之子若采玉

生之言以終其身斯近古之賢臣矣諸葛劉鄩

云狂瞽有異志焉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師古曰論語

有剛德者為難也以數子之名迹然母將汙於冀州孟康曰汙

曰母將隆為冀州牧與史立丁玄共奏孫寶亦曰燒於定陵師古曰

馬太后事是為汙曲也汙音宜胡反況俗人乎何並之節亞尹翁歸云

受淳于長託而不治杜沉俗人乎何並之節亞尹翁歸云

蓋諸葛劉鄩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

穉季也燒音女教反

六十七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班固

漢書七十八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

師古曰近代譜謀妄相託附乃云望之肖何之後追次昭

和流俗學者共祖述焉但鄭度漢室宗臣功高位重子孫胤緒具詳表傳長情鉅儒達學名節並隆傳覽古今能言其祖布朝未幾年壽非過長老所傳耳目相接者其實承何後史傳寧得弗詳漢書即不敘論後人焉所取信不然之事斷可識矣徙杜陵家

世以田為業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石君且

十年以令詣太常受業

如淳曰今郡國官有好文學故長蕭政教者二千石奏上與計借詣太常

受業如復事同學博士白奇

師古曰禮受業而奇後為博士又從

夏侯勝問論語禮服

師古曰禮之喪服也

京師諸儒稱述焉

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

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
 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當見者
 露索去乃兵兩吏挾持師古曰索挾也望之獨不
 肯聽自引出閣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之告
 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
 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師古曰洽太平之化通洽四方也是以天下之
 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
 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
 之意師古曰周公攝政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以禮天下之士白屋謂白蓋之屋以茅覆之殿人所居者合於是光獨
 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聞仲

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申科為郎師古曰

曰射策者謂為難明疑義書之於策其大者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便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顧問以政事經義各對之而觀其文辭是為下也望之始更相侯師古曰署補候時而仲翁出入從人頭履身師古曰下車

趨門傳呼甚寵師古曰趨讀曰趨趨也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闕為師古曰不

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望之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為郡吏父御史大夫師古曰望之為屬察

廉為大行治時大將軍光憲師古曰望之為大司

馬兄子山領尚書師古曰望之為督宿衛

內侍地節三年夏令師請見之因是上疏願賜

清問之章各陳災異之意宣帝

聞聖之名曰北東海蕭蕭生邪下少月天

無有所謂之對以為

是時季氏專權卒

變宜亡此害師古曰細讀自今陛下以聖德

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

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

家盛者公亡美厄樹之本株也自明三躬萬機是百姓

舉賢材以為腹心與矣政

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

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時上初

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

者請丞相御史師古曰望之以其所言之狀請於丞相御史或以奏聞即見超擢次者中二

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師古曰試令行其所言之事或以諸它職事試之下者

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師古曰當主上之意也累遷

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

氏竟謀反誅望之寔益任用師古曰寔漸也是時選惇士諫

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

大百二十三

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究師古曰究竟也謂周徧於天下采心出

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

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師古曰達去謂願達於政事也

陛下選明經術温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

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

亡有關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師古曰周成康

二五致太平也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

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師古曰任也欲詳

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

恐有不合意即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日以病而移君上聞之使

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音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

功師古曰更猶經歷也音二衛反君前為平原太守自淺故復試之於三

輔非有所聞也師古曰所聞謂聞其短失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

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

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

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

乏窮辟之處買土所得師古曰辟讀曰僻縣官穀度不足以

振之師古曰度徒各反願令諸有自辜非盜受財殺人及犯法

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師古曰差次也八郡即隴

西以北安定以西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

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為民困陰陽之氣有仁義欲

利之心師古曰函與舍同也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

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

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

利也故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

也師古曰道讀曰導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

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貧窮

父兄因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

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

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師古曰公綽

大夫孟公綽也論語稱孔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政教壹傾

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師古曰召讀曰邵復扶目反古者臧於民

不足則取有餘則與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師古曰鰥寡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言聖庶喜於時

私雨于其反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

口斂以贍其困乏師古曰率戶而賦計口而斂也古之通義百姓莫以

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師古曰子弟竭死以救父兄令其生也陛下布

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

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府

大夫孟公綽也論語稱孔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綽之不

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羌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皂隼人出財滅皂隼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也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師古曰蠲輕而深重故當欲除此科條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師古曰贖為周禮王司寇作贖刑之條謂之品刑後改為甫刑故又稱甫刑也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副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制是也字本作銖銖即錢也其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二曰重六而已

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劓辟疑赦其罰所倍倍基官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是其品也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皂衣二十餘年外傳曰時服至朝皆著皂衣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之病死於道路况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衷之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師古曰惟思也竟讀曰境其下亦同故金布令甲曰師古曰金布者今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篇名今甲者其篇甲乙之次邊郡數被兵離

飢寒師古曰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今天下共給其費

師古曰同共給之也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師古曰卒讀自此以上令甲之文

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師古曰卒讀自此以上令甲之文

減死罪一等師古曰卒讀自此以上令甲之文至為

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師古曰橫至音去得反

攻城邑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

使者以興兵擊之師古曰軍誅者過半然後衰也

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

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羌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

遂不施敞議望之為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

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

書師古曰昆彌烏孫之正號也翁歸靡其人名也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

復尚少主蘇林曰宗室女也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

議望之以為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

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

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

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

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

復以為不可烏孫持兩端土堅約其效可見前少

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

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斐不得立而還信
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
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
而立，以元貴靡為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三年
代丙吉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言
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
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當平侯張延壽、光祿
勳楊輝、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
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
不伐，受師古曰：士匄晉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

辭也大其不伐也

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

于慕化鄉善稱弟

蘇林曰：弟，順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弟音悌。

遣使請求和親

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
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
義我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吊問，輔其微弱，
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
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
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
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師古曰：壽昌名也。
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

不知權道

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

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

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師古曰首歲為之切首謂正月也

各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師古曰言三公非其人又云各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

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

中丞王忠并詰問望師古曰三人同共問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

是不說師古曰絲讀與說同後丞相司直孫延壽師古曰奏

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

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蘇林曰伏地而言也而謂御史曰良禮不

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

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令丞相數

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師古曰不為時前後之差也

議事不合音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服虔曰寧能與吾父同年邪

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

之杜陵護視家事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史負四十五人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其餘三十人留守治

車馬者令其自乘私車馬也蘇林曰少史冠法冠為妻先引少史曹

史之下者也文穎曰先引謂導車前又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師古曰

曰使其史為望之家有所賣買而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

卿之右本朝所仰師古曰右上也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

攘師古曰攘古讓字受所監獄二百五十以上師古曰二百五十以上者當時律令坐罪

之次若今律條言一請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

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相三禮廉聲不聞教慢

不遜師古曰教讀曰教亡以扶政帥先百僚君不深思陷于

茲穢朕不忍致君子理使光祿勳博策詔左遷君

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師古曰使者即謂楊

而望之以大夫印上於博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正直是與帥意

三侃言靡有後言師古曰侃言古術字後言謂自申理望之既左遷而黃

霸代為御史大夫數月間丙吉薨霸朝為丞相霸朝

薨于定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為太傅以

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

公卿議其儀丞相霸朝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

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

詩云率禮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有儀師古曰

曰商須長發之詩也率猶也遂徧也既盡也發行也相土契天之瑞也

威也截齊也言教宗受命為諸侯能修禮度無有於踰越也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師古曰充塞

光被四表師古曰四表四海之外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師古曰充塞奉珍朝賀

師古曰緇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

在下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師古曰緇稱敵國宜待

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師古曰緇稱藩中國

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師古曰緇福也師古曰易謙卦

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言謙之為德無所不通也亨火與反書曰戎狄蒙服師古曰謙亨天言其

謙之為德無所不通也亨火與反

來服業勿心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身竄風伏闕
於朝享不為畔臣師古曰卒終也本以從容禮待之若後不來非廢臣信讓行乎
靈貉福柞流于二窮萬世之長策也天子采之下
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至施不及以政今匈
奴單于稱北蕃朝正朔朕之一未遠德不能弘覆其
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
不名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居國者師古曰屬之欲反引外屬
侍中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
中拜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
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以領尚書事宣帝

崩太子龍襲尊號是為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
重上即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
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生給事中與待中
全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古制
師古曰道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師古曰鄉讀曰鄉意信嚮之而納用其言
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官官用事
中書令弘恭右顯父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
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
顯又時傾文見訕文穎曰恭顯心不自安也師古曰文訕非也言其不能持正故議論大事見訕於天子也
望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

成古望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游

寡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

義師古曰禮曰刑人不在君側也白欲更置士人緣是大與高恭顯忤

師古曰緣讀與由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未

也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為名儒

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

騎將軍高遣客為效利郡國又言許中子弟罪過

章視周堪師古曰視讀曰示以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

朋奏記望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

卞莊之威師古曰周謂周公旦召謂召公奭公奭孟公綽也至

乎耳順之年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六十而耳順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

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

人也師古曰國家委任誠得其人也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

日文至周召乃留乎師古曰問望之立意當趣如管晏而上為

已乎撫讀曰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臯應

模其字從木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臯應

軌耕臯澤之中也師古曰下修曲辰圃之時師古曰美畜雞種

悉埃見二子没齒而已矣師古曰論語云子路從而後遇夫

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

行矣朋之所云蓋謂此也埃古侯字也侯待也没齒終身也蓀草器也

音徒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恩塞邪枉之險蹊宣中

庸之常政師古曰度行度越常檢而為與周召之遺業親

日文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

鐔師古曰鋒刃端也鐔刃旁也音五各反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

以意師古曰與之相見納用其說也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師古曰

其短也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

與大司農史李官俱待詔堪獨白官為黃門郎朋

楚士怨恨張晏曰朋會稽人會稽并屬越蘇林曰楚人胞急也更求入許史推所言

許史事白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聞東人何以知

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

將軍亦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

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願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

即挾朋及待詔華龍師古曰華胡化反龍者宣帝時與張

子蟠等待召師古曰蟠巨過言及字或作馬以行汙濊不進師古曰濊與穢同欲

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

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躡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

曰今明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

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

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許大臣毀離親戚欲以

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

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

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

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

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

既下九卿大夫獄宜且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

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久遠誠忘

難明師古曰言不能盡記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

勳封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而朋為黃門郎後

數月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故前將軍

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師古曰道讀曰導茂美也其

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

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為丞相師古曰倚於時反會日子之二

散騎中郎仍上書訟望之前事師古曰事下有司復奏望之

前所坐明白無師古曰望之自有罪而教子上書稱引二

辜之詩失大臣體師古曰建立此議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

節不吐辱建白望之師古曰建白此議前為將軍輔政欲排退

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師古曰與自

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師古曰言歸自

以託師傅懷終不坐師古曰言歸非頗訟望之於牢

獄寒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師古曰言歸上旨蕭大傅素剛

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

必去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令召望

之手付因令太常令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使
者至召望之望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為非天子意
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殺
於是望之叩天歎曰師古曰叩吾嘗備位將相年踰
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
游師古曰朱雲字游呼其字趣和藥來無父留我死師古曰竟飲鴆
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
然殺吾賢傳是時太官方上書食上乃卻食為之
涕泣哀慟左右師古曰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
師古曰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

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叔嗣為關內侯天子追
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家終元帝
世望之八子至太官者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為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為郎
病免後為御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
除為功曹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師古曰時令校尉為
副使故授後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其師古曰如今而漆

令郭舜殿見責問師古曰殿後也言有所育為之請扶

風怒曰君課第大裁自脫師古曰脫免也音吐活反何暇欲為左

右言師古曰左右者言與同列又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

曹

師古曰賊曹

當以職事對

師古曰念其為深令

有徑出

曹書佐隨牽育育案漏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

詣曹也

師古曰自言欲免官而去但是杜陵一白衣男子耳何須召我詣曹乎

遂趨出欲去官

明旦詔召入拜為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

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

為中郎將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

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以鄆名賊梁子政阻山

為害久不伏辜

師古曰各賊者自顯其名無所避匿言其強也

育為右扶風數

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

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以

育者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

曰使車三公奉使之車若安車也

曰南郡盜賊群輩為害朕甚憂之

以太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為民

除害安元元而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

育至南郡盜賊靜病去官起家復為光祿大夫執

金吾以壽終於官育為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稀

遷少與陳咸朱博為友嘗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

公故長安女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

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

八為左曹二十餘御史中丞時朱博尚為杜陵亭

長為咸育所攀援入王氏

師古曰援引也音爰

後遂並歷刺史

郡守相及為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

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

交為難

咸字仲為丞相史舉茂材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內

史張掖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

免官復為越騎校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至

大司農終官

由字子驕為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

副校尉後舉貳良為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

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為定陶王時由

為定陶令失主指頃之制書良由為庶人哀帝崩

為復主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宜太守平江賊

成重等有功增秩為陳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

雍大朝諸侯徵由為大鴻臚會病不及會贊曰贊

導九賓之事還歸故官病免復為中散大夫終官家至

吏二千石者六人

贊曰蕭關之歷位將相藉師傅之恩可謂親昵士

間師古曰及至謀泄閉議邪構之卒為便辟之官

豎所圖師古曰圖謀也哀哉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撓師古曰

身為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也

蕭望之傳第四十八

大字五千三百三十二字
小字二千五百三十二字

蕭望之字長公東漢清河人少為博士後為御史大夫望之為人清高不與俗交其為御史大夫時有詔使望之與丞相共議望之曰臣聞古者三公不與下議望之遂不肯與丞相共議丞相怒望之遂去官望之為人清高不與俗交其為御史大夫時有詔使望之與丞相共議望之曰臣聞古者三公不與下議望之遂不肯與丞相共議丞相怒望之遂去官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班固

漢書七十九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詡注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

師古曰潞音路

徙杜陵其先馮

亭為韓上黨守秦攻上黨絕太行道

師古曰太行山名險道所經行也

韓不能守馮亭乃入上黨城守於趙

師古曰按守上黨

趙封馮亭為華陽君與趙將括距秦

師古曰括趙將也

戰死於長平宗族繇是分散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或留潞或

在趙在趙者為官帥將

師古曰帥所類反字或作師其義兩通

官帥將子

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毋擇馮去疾

馮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文帝時馮唐顯名即代

馮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文帝時馮唐顯名即代

相子也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為郎服帝時
以功次補武安長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
大義讀兵法明習前將軍韓增奏以為軍司空今本始
中從軍擊匈奴軍罷復為郎先是時漢數出使西
域多辱命不稱或負汙為外國所苦師古曰苦謂因辱之是時
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利於漢師古曰利謂身同樂和也
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增舉
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師古曰伊修城在鄯善國漢於其中置屯田吏士也
都尉宋將言沙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沙車王萬年師古曰沙車國名萬年其王名也沙素和反并殺漢使

者奚充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
莎車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
南道與欲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師古曰鄯善音善
都護鄭吉校尉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
其副嚴昌計以為不亟擊之則莎車日彊師古曰亟急也音居
力其勢難制必危西域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
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盡擊莎車攻拔其城莎
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
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召見韓增曰賀將軍所舉得
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

異於它使得其名為象龍而還師古曰音馬上甚說

師古曰說下議封奉世師古曰下丞相將軍皆曰春

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顯之可也師古曰顯

同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

獨以奉世奉使有指師古曰指而擅矯制違命發

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

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師古曰比爭逐於兵要功萬

里之外師古曰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

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水衡

都尉元帝即位為執金吾上郡屬國歸義降胡

萬餘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酋若王亦

將眾數千人畔師古曰會奉世執持節將兵追擊師古

曰言西河上郡羌胡右將軍典屬國常惠薨奉世代

為右將軍典屬國加諸吏之號數歲為光祿勳永光

二年秋隴西羌之姐旁種反師古曰所廉反又先廉反

詔召丞相韋玄成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

軍主接左將軍許嘉右將軍奉世入議是時歲比

不登師古曰比類京師穀石二百餘師古曰一石直二百

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飢饉朝廷方以為憂而遭

羌燕之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師古曰莫無師古曰奉世曰羌

虜近在竟內背畔師古曰竟讀曰竟不以時誅去以威制遠

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

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以暴而天誅亟

決師古曰暴露也亟急也音居力反往者數矣不料敵師古曰料量也音聊而師至於

折傷再三發如淳曰軸推也淮南子曰內郡軸車而餉音而隴反則曠日煩費威

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師古曰無慮言九之言也無小慮慮而大計也法當

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如淳曰兵利為犀曹灼曰犀堅也師古曰曹詭是可用四萬人月足以決丞相御

史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屯

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飢饉士馬羸耗

曰裁減也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師古曰簡謂選擇夷狄比皆有

邊吏之心而羌首難師古曰言創美首為寇難也今以萬人分屯數

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

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師古曰和應也

音胡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

財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師古曰曠亦去也空費其日而無功也與

一舉而疾決利害相易也師古曰相比為萬倍也固爭之不能得

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

屯為名師古曰且云領兵屯田不言討賊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

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國為右軍屯白石護

軍都尉為前軍屯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

上如淳曰西極山名也前軍到降同阪師古曰阪平阪也降同者阪名也阪府板反降下江反阪音何反

先遣校尉在前舉美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

廣陽谷羌虜盛多皆為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其上

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

事書奏天子大為驚異兵六萬餘人拜太常大陽侯

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上言願得其眾

不須復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上於是以前書勞奉

世且讓之師古曰讓責也責其不須大將曰皇帝問將兵右將軍師古曰

將軍而將兵在外故謂之將兵右將軍也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

其甚也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

之賢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金之道也今乃

有畔敵之名如淳曰不敢當敵攻戰為畔敵也大為中國羞以昔不閑習

之故邪師古曰言未嘗當羌虜不測其形便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師古

曰言將軍恩惠未洽於士卒又不能明具約誓使在下信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

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

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執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

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師古曰近芝也日夜言兼行不休也詣詣軍所今發三輔河東

農越騎逆射伏飛轂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索等種

五

劉德曰響音辱羌別種也毅者謂能張方急遣師古曰言本且

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

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

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更士得

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

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

羌虜師古曰須待也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

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間漢復發

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威將軍師古曰別有

未進聞羌破還上曰羌虜破散創艾三

逃出塞師古曰創艾謂微懼也其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

害處明年二月奉世還京師更為左將軍光祿勳

如故其後錄功拜爵下詔曰羌虜桀黠賊害萬民

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師古曰置謂置驛之所也絕道橋其途天

道左將軍光祿勳奉世前將兵征計斬捕首虜八

千餘級國馬牛羊以萬數賜奉世爵關內侯食邑

五百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餘人皆拜後

歲餘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宿將

功名次趙充國奮武將軍任千秋者其父官昭帝

時以丞相從事捕斬反者左將軍上官桀封侯宣

帝時為大常奉世秋嗣後復為大常成帝時樂昌
侯王商代奉世為左將軍而千秋為右將軍後亦
為左將軍子孫傳國至王莽乃絕云奉世死後二
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單于封為列侯時
丞相匡衡亦用延壽矯制生事據蕭望之前議以
為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上從眾而侯之於是
杜欽上疏追論奉世前功曰前沙車王殺漢使者
約諸國背畔師古曰城郭者謂左將軍奉世以衛侯便宜
發兵誅沙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師古曰城郭者謂
西域諸國為城郭者西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王遂事漢

家之法有矯制

師古曰無遂事者謂臨時制宜則事不可必遂也漢家之法擅矯詔命雖有功勞不如賞也

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上保康居
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
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此罪則郅支薄量敵則沙
車眾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於邊境安
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
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
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
從失常則節趨不立師古曰趨讀曰趨趨謂意所嚮不知所從則百
姓無所措手足師古曰趨置也音千茲反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

卷一百四十一

俗師古曰國難謀除也信讀曰伸威功白者為世使表師古曰白者謂顯明也表猶首

獨抑厭而不揚師古曰厭一涉反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

意也願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未復錄奉世有

子男九人女四人長女媛以選充後宮為元帝昭儀

產中山孝王元帝崩媛為中山太后隨王就國奉

世長子譚太常舉孝廉為郎功次補天水司馬

如淳曰漢注邊郡置都尉及千人司馬皆不治民也奉世擊西羌譚為校尉隨父從

軍有功禾拜病死譚弟野王遂立參至大官師古曰遂千旬反

野王字君卿受業博通詩少以父任為太子中

庶子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

丞相親相相以為不可許後以功次補當陽長遷

為樂陽令徙夏陽今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

高入為左馮翊歲餘而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

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王部督郵掾殺趙都

師古曰都殺相人而為掾也殺丁法反又丁外反相音許附反案驗得其主守盜千金罪

收捕並不首吏師古曰不首吏謂不伏從收捕也都格殺並家上書陳

冤事下廷尉都詣吏自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威

信遷為大鴻臚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壽病卒在位

多舉野王上使尚書選第中二千石師古曰定其高下之差也而

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

外字七十四 一 月復 卷四十九 一 正統 卷四十九

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師古曰比例也乃下詔曰

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王是也心辨善辭

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潔節儉太子

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上繇下第

而用譚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故

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

王雖不為三公其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

奏野王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為上郡太守歎

曰以鴻臚秩為太守加賜黃金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

薦言野王行能高妙內足與圖身外足以慮

曰圖謀慮思也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

並野王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

上自為太子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以故二千

石使行河隄因拜為琅邪太守是時成帝長舅

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輔政八九年矣時

數有災異京兆尹王章譏鳳顯擢不可任用薦野

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語在元后傳於是

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桂陵

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師古曰風讀曰諷

賜告養病而私自便師古曰便安也音頻面反持虎符出界歸家

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莫府欽素高野王交

子行能奏記於鳳為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

石告過長安謁如淳曰謁者自曰得告也律吏一千石以上告歸歸還道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辭不

分別子賜如淳曰子子告也賜賜告也今有司以為子告得歸賜告

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師古曰省減也音所領反夫三景

子告令也師古曰在官連有三最則得子告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今

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

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亡著者令如淳曰律施行無不得去郡之文也傳

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則與之疑厚薄則從厚罰

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知也師古曰疑當罰不當罰則赦之疑輕重則從輕全

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師古曰釋廢棄也假謂假託法律而致其罪甚

建明疑從去之意即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

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為後法者則野王之

罪在末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慎鳳不聽竟

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初

野王嗣父爵為關內侯免歸數年卒老終于家子

座嗣爵師古曰座音才五秩羊中山太后幸絕遂字子產

通易太常察孝廉為郎補謁者建昭中選為後

土校尉光祿勳子永舉茂材為美陽令功次遷長

樂屯衛司馬清河都尉西太守治行廉五年四

十餘卒為都尉時古河... 漢書地理志云聖

卿通春秋以父任為郎稍遷諸曹竟寧中以王

勇出為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原太守徙西河

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

恩貸師古曰貸吐戴反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

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

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周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言周公康叔親則兄弟治國之政又相似後遷為東海太守下

溼病痺師古曰東海土地下溼故立病痺也痺必寐反天子聞之徙立為太原太

守更歷五郡師古曰更工衡反所居有迹年老卒官參事叔

平學通尚書少為黃門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

矣為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師古曰恂恂謹信之見冬昭儀弟行又救備嚴見憚終不得親近待

惟懼竟寧中以王勇出補渭陵令如淳曰給陵上祭祀之事有詔勿事張晏曰不與勞

以數病徙為寢中郎師古曰亦謂陵之寢郎也陽朔中中山王來朝參權為上河

農都尉師古曰上河在西河富平於此為農都尉病免官復為渭陵寢中

郎永始中起遷代郡太守以邊郡道遠徙為安

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為諫大夫使領護左馮翊都

水綏和中立定陶王為皇太子以中山王見廢師古曰

古

曰見廢謂不得為洪嗣也故封王舅參為宜鄉侯以慰王意參之

國上書願至中山見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王病

時上奏願與參爵以關內侯食邑留長安上憐之

下詔曰中山孝王短命皇薨願以舅宜鄉侯參為

關內侯歸家朕甚感之其還參京師以列侯奉朝

請五侯皆敬憚之師古曰王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

數謂參物禁太甚師古曰言萬物之禁在於太甚人道亦當隨時不宜獨異君侯以

王舅見廢不得在公卿位今五侯至參尊貴也與之

並列宜少誅節卑體視有所宗師古曰視讀示宗尊也而君侯

盛修容貌以威最加之此非所以平五侯而自益

者也師古曰下胡亞反參性好禮儀終不改其恒操頃之哀

帝即位帝祖母傳太后用事追怨參姊中山太后

陷以祝詛大逆之罪語在外戚傳參以同產當相

坐誦者承制召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嘆曰

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

姊弟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死者十七

人衆莫不憐之宗族徙歸故郡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抑抑密也隅廉也言有密靜之德審

於威儀則其持心有廉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師古曰鞠躬謹敬兒可謂淑人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

免師古曰卒終也哀哉讒邪交亂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

伯奇放流師古曰說苑云王國子前母子伯奇後母子伯封兄弟相重後母欲令其子去為太子乃譖伯奇而王信之乃

放伯奇也孟子官刑張晏曰寺人孟子賢者被譖見官刑作巷伯之詩也申生雉經師古曰國語云

晉獻公黜太子申生乃雉經于新城之師古曰楚辭漁父廟蓋為使頸閉氣而死者雉之為屈原赴湘師古曰楚辭漁父之篇云屈原曰寧

赴湘流葬於江魚腹中也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師古曰小弁小雅作焉刺幽王信譖黜申后而放太子且各也離騷經

屈原所作也離騷也騷憂也遭憂而作小弁音盤經曰心之憂

矣涕既隕之師古曰即小弁之詩也隕墜也馮參姊弟亦云悲矣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四十九卷十二帛大字三千九百六十七字小字一千五百八十七字大小共計五千五百五十四字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班固 漢書八十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曰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婕妤生淮陽

憲王欽衛婕妤生楚孝王頤師古曰頤音敖公孫婕妤生東

平思王宇戎婕妤生中山哀王竟淮陽憲王欽元

康三年立母張婕妤有寵於宣帝霍皇后廢後上

欲立張婕妤為后久之懲及霍氏欲害皇太子師古曰

曰父讀曰父父創也廼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廼立長陵王

婕妤為后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御見唯張婕妤

寡幸而憲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

之太子寬仁喜儒術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上數嗟歎憲王曰

真我子也常有立張捷仔與憲王然用太子

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師古曰倚音於起反及即位而許后

以殺死太子蚤失母故弗忍也師古曰蚤古早字也久之上以

故丞相韋賢子玄成陽狂讓侯兄經明行高稱於

朝廷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以

推讓之臣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即位乃遣

憲王之國時張捷仔已卒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

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師古曰憲王外祖母隨王在輒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

留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

博言負責數百萬師古曰責謂假貸人財物未償者也責音側懈反願王為償

王不許博辭去令弟光恐云王遇大人益解師古曰恐謂怖

動也大人博自稱其母也解讀曰解博欲上書為大人乞骸骨去王亟遣

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師古曰還書報書為

諂語成盛稱譽王因言當今朝廷無賢具臣災變數見

足為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王奈何恬然師古曰恬然安靜兒也恬音大燕反不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使弟光數

說王宜聽博計令於京師說用事貴人為王求朝

不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與博

共為王求朝王即日長安可因平陽侯光得王
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遣王書昌
博幸得肺附師古曰自云於王有親也數進愚策未見少自察北
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生
者善為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間進
問五帝三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師古曰卓爾高遠兒也自言見駟先生問以要道知其高遠也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
其莫能安也師古曰微無也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焉師古曰瀕音頻又音賓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智不可及也致至也難得召而至也得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馳西以此赴

助漢急無財幣以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牛酒黃金
三十斤勞博博不受師古曰勞謂問遺之音來倒反復使人願尚女
聘金二百斤博未許師古曰尚女者王欲取博女以自配也會得光書云
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以弃捐不意
大王還意反義結以朱顏師古曰還猶回也願殺身報德朝
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以成
大功也駟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師古曰言凡是書籍皆有之
願知大王所好請得輒上王得書喜說如淳曰上與王也報
博書曰子高迺幸左顧存恤發心惻隱師古曰左顧猶言枉顧也
顯至誠納以嘉謀語以至事師古曰以至極之事告語我雖亦不

大三百三十八
前漢書五十一金祖問
三王亮八

敏敢不論意師古曰諭曉也今遣有司為子高償責二百

萬是時博女婿京房以明易陰陽得幸於上數召

見言事自謂為石顯五鹿充宗所排謀不得用數

為博道之博常欲誑耀淮陽王即具記房諸所說

災異及召見密語持子淮陽王以為信驗詐言已

見中書令石君求朝許以金五百片賢聖制事蓋

慮功而不計費師古曰志在成治鴻水百姓罷

勞師古曰罷讀曰疲成功既師古曰罷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

滿四十髮齒墮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

百姓疾疫飢饉死者且半鴻水之害殆不過此師古曰

曰謂堯時水災不大於今

大王緒欲救世師古曰緒業也將比功德何

可以忽師古曰言比功德於古帝王也忽怠也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為大

王為便宜奏師古曰大儒知道謂京房也道術也陳安危指災異大王

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奏之上必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事成

功立大王即有周邵之名邪臣散三公卿變節功

德亡比而架趙之寵必歸大王如淳曰梁王景帝弟欲為嗣趙王如意幾代志前也

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王之金錢王喜說師古曰說

請曰報博書曰廷者詔下止諸侯朝者寡人惛然

不知所出師古曰惛痛也子高素有顏冉之

資臧武之智師古曰顏顏回也冉冉耕也字伯生也孔子弟子論語稱孔子曰德行顏淵子騫皆伯生也臧武者魯大夫臧

武仲之各純論語稱子曰若臧武仲之智故王引之為言也子貢之辯師古曰論語稱孔子

下莊子之勇師古曰下莊子古之勇士兼此四者世之所鮮師古曰鮮少也

音先既開端緒願卒成之師古曰卒終也求朝義事也柰何

行金錢乎博報曰已許石君須以成事師古曰須待也王以

金五百斤子博會房出為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

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誣誤諸侯王誹謗

政治狡猾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

致法遣諫大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

有司奏王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

子襄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調惑重師古曰調所字也所言尤

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言

至不赦朕惻焉不忍聞師古曰惻痛也為王傷之推原厥本

不祥自博師古曰祥善也自從也惟王之心匪同于凶

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師古曰申

謂約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師古曰大雅小明

束之人能安靜而恭以守其位借於王其勉之駿諭指曰師古曰

禮壹德尊事天子也師古曰考成也壹且王不學詩

乎詩云俾侯於魯為周室輔師古曰魯頌闕宮之詩也

侯於魯國而作周家之藩輔今王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

侯於魯國而作周家之藩輔今王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逆王

幸受詔策通經術如淳曰詔策若廣陵王策曰無經術人再作非德也經術之義不得內交

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師古曰竟讀曰境天子普覆德布

於朝而恬有博言師古曰恬安也問博即言安而受之天子金錢與相

報應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

輕重縱不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師古曰故事者言舊制如此也

未有但已者也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也未有空然而止者也今聖王赦王之

罪又憐王失計忘本為博所惑加賜爾書使諫

大夫申諭至意殷勤之恩豈有口量哉博等所犯

惡大群下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自今以來

王母復以博等累心師古曰累音力端反務與眾奔之春秋

之義大能變改師古曰以有尚而能變改者為大易曰藉用白茅先祭

自新紮已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慎戒

惟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師古曰塞猶補也稱副也

如此則長有富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

稽首謝曰奉藩無狀師古曰狀無善狀過惡暴列師古曰暴謂章顯也陛

下不忍致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

伏念博罪惡尤深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

承詔策師古曰詔策盡也頓首死罪京房及博兄弟三人皆

奔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即位以淮陽王屬為叔

李寧寫

父敬寵之異於它國王上書自陳舅張博時事
頗為石顯等所侵因為博家屬徙者求還丞相御
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宜
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復稱引自以為直
失藩臣體不敬上加恩許王還徙者三十六年薨
子文王玄嗣二十六年薨子緝嗣孟康曰緝音引師王
莽時絕

楚考王師古曰考經甘露二年立為定陶王三年徙楚成帝
河平中入朝時被疾天子聞之下詔曰蓋聞天地
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師古曰孝經楚王頭

素行孝順仁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熾介之過未

嘗聞朕甚嘉之公迺遭命離于惡疾師古曰夫子

所痛曰蔑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師古曰天

論語云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蔑之命矣天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蔑無也言命之所遭無有善惡如斯善人而有如此惡疾深

痛之朕甚閔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別有國者將

何昂哉師古曰純大也二曰善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師

曰商書盤庚之辭也言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

師古曰從其以廣成縣戶四千三百封其子勲為廣

成侯明年踰薨子懷王文嗣一年薨無子絕明年

成帝復立文弟平陸侯衍是為思王二十一年薨

子紆嗣王莽時絕初成帝時又立紆弟景為定陶王廣戚侯勳薨謚曰煬侯子顯嗣平帝崩無子王莽立顯子嬰為孺子奉平帝後莽篡位以嬰為定安公漢既誅莽更始時嬰在長安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以為更始必敗嬰本統當立者也師古曰言其舊已繼平帝後當正統共起兵將嬰至臨涇立為天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破殺嬰云

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

姦犯法師古曰與姦猶交通好犯法上以至親貫弗罪傳相連坐

師古曰嬖坐王獲罪久之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

守杜陵園張晏曰宣帝陵也宮人毋子乃守園陵也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

子蟜師古曰蟜字或作僑並音鉅昭友奉爾書敕諭之師古曰約敕而曉告之也曰皇

帝問東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美

莫大於忠故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

以翼天子師古曰翼佐也然後富貴不離於身而杜糶可保

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不和師古曰謂東平國之朝也流言紛紛

謗自內興朕甚憐焉為王懼之師古曰憐痛也音千感反詩不云

乎毋念爾祖述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師古曰大雅文

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言當念爾先祖之道朕惟王之春秋方

剛師古曰言其年少血氣盛忽於道德師古曰忽遺忘也意有所移忠言

師古曰言其年少血氣盛忽於道德師古曰忽遺忘也意有所移忠言

未納

師古曰謂漸染其惡人而移其性未受忠言也

故臨遣太中大夫子橋諭

王朕意

師古曰親臨遣之今以朕意曉告王

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人有失行許以自新

王其深惟孰思之無違朕意又

特以璽書賜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官者令承

問東平王太后朕有問

師古曰言母子不和也不欲指斥言之故云有問也

王太

后少加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

莫大於內離今東平王出繼祚之中而託于南面

之倍加率齒旁剛涉學日寡教焉忽臣下

師古曰驚不讀與傲同

自它於太后

李奇曰不自它者親之辭也師古曰言不自同它入

以是之間能無失

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只為子隱直在其中矣

師古曰論語云葉公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

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故引之也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聞

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豈可忽哉

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弃也毋求

備於一人

師古曰事見論語言人有小惡當思其善不可責以備行而即弃之耳

夫以

故舊之恩猶忍小惡

此乎已遣使者諭王既

悔過服罪太后寬恕以賞之

師古曰賞猶緩

後宜不敢

曰言王於今後不敢復為非也

王太后強餐止思念慎疾自愛字慙

懼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洒心自改

師古曰洒音先第反

詔

書又勅傳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

日憂於奢欲師古曰奢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

其性利勝其義張晏曰性者所受而生也情者見物而動者也而不失厥家

者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

教淺加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

以游獵非禮道王者輒以名聞師古曰道宇立三

十年元帝崩宇謂中謁者信等曰漢天臣議天子

少弱未能治天下以為我知文法建欲使我輔佐天子師古

曰建謂我見尚書晨夜極苦使我為之不能也今暑熱

縣官年少張晏曰不敢指斥持服恐無處所如淳曰言不從道我

危得之孟康曰危殆也我殆得為天子也師古曰危者備今之言險不得之天比至下字凡三矣張晏

下棺也師古曰比音必寐反下音胡稼反飲酒食肉妻妾不離側又姬胸臍

故親幸後疏遠服虔曰胸音劬臍音奴溝反又音奴幸反數歎息呼天字聞

斥胸臍為家人子師古曰黜其秩位掃除赤巷數笞擊之胸

臍私疏宇過失數令家告之宇覺知絞殺胸臍有

司奏請逮捕有詔削樊亢父二縣師古曰後三歲天音抗甫

子詔有司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

有關師古曰關謂過失也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

惟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

經術親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師古曰朕其嘉奸音干

焉傳不云乎朝過女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

如故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

上以問大將軍王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

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

謹度以防危失

師古曰危失謂失道而傾危也

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

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

師古

曰物亦鬼

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

臣竒策不負災異地形險塞皆不宜在諸侯王

不可予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

畢載王審樂道傳相皆儒者曰文講誦足以正身

震意

師古曰震與娛同也

夫小辯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

不足以留意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

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

師古曰愛惜也

對奏天子

如鳳書遂不與立三十二年薨

師古曰皇始見云東平思王象在元始人傳言王

在國思婦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栢皆西靡也

于煬王雲嗣哀帝時無鹽危山

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又瓢山石轉立

晉灼曰漢注作報山山有石

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文廣四尺也師古曰報山山名也古作瓢字為其形似瓢耳晉說是也

雲及后謁自

之石所祭治石象

蘇林曰於宮中作山象

立石束倍草并

祠之

師古曰倍草黃倍草也音步晴反

建平三年息夫躬孫寵等共因

幸臣董賢是已之時哀帝被疾多所惡事下有司

逮王后謁下獄驗治言使巫傳恭婢合歡等祠祭

太史公書

卷之五

王侯列傳

卷之五

王侯列傳

詛祝上

如淳曰傳恭巫姓字

為雲求為天子雲又與知災異者

高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石立

宣帝起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

殺謁棄市立十七年國除元始元年王莽欲反哀

帝政

師古曰改其所為也

白太皇太后立雲太子開明為東平

王又立思王孫成都為中山王開明立三年薨無

子復立開明兄嚴鄉侯信子匡為東平王恭開明

後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與嚴鄉侯信謀舉

兵誅莽立信為天子兵敗皆為莽所滅

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為清河王三年徙中山

以幼少未之國建昭四年薨即葬杜陵無子絕太

后歸居外家戎氏

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傳昭儀生定陶

共王康

師古曰共讀曰恭

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

定陶共王康永光三年立為濟陽王八年徙為山

陽王八年徙定陶王少而愛

師古曰言少小即為帝所愛

長多

材藝習知音聲上奇器之母昭儀又幸幾代皇后

太子

師古曰幾音鍾衣反

語在元后及史丹傳成帝即位緣

先帝意厚過異於他王十九年薨子欣嗣十五年

成帝無子徵入為皇太子上以太子奉太宗後不

得顧私親乃立楚思王子景為定陶王奉共王後

成帝崩太子即位是為孝哀帝即位二年追尊共

王為共皇置寢廟京師序昭穆儀如孝元帝如淳曰恭

王元帝子也為廟京師列昭穆之次如元帝言如天子之儀復為定陶王立後者哀帝自以已為後故徙定陶王景為信都王云如淳曰不

哀帝自以已為後故

中山孝王興建昭二年王為信都王十四年徙中

山成帝之議立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以為尚書

有殷及王兄終弟及師古曰謂兄死以弟代立非父子相繼故言及中山王元

帝之子宜為後成帝以中山王不材又兄弟不得

相入廟外家王氏與趙昭儀皆欲用哀帝為太子

故遂立焉上乃封孝王舅馮參為宜鄉侯而益封

孝王萬戶以尉其意三十年薨子衍嗣師古曰諸侯王

魏綏和二年王箕子嗣而更名合於古制是則嗣位之時名為箕子末諱衍也今此傳云子衍嗣

蓋史家追書之也七年哀帝崩無子徵中山王衍入即位是

為平帝太皇太后以帝為成帝後故立東平思王

孫桃鄉頃侯子成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王莽

時絕

贊曰孝元之後編有天下師古曰孝元之子孫編得為天子也編即古遍字歎

而世絕於孫豈非天哉淮陽憲王於時諸侯為聰

察矣張博誘之幾陷無道師古曰幾音鍾依反詩云貪人敗

德

類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類善也言貪惡之人不可習近則敗善也

古今一也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班固

漢書八十一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匡衡字稚圭東海承人也

師古曰承音誰

父世農夫至衡好

學家貧庸作以供資費用

師古曰庸作言賣功庸為人作役而受額也

尤精力

過絕人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來

服虔曰鼎猶言當也若言匡

且來也應劭曰鼎方也張曼曰匡衡少時字鼎長乃易字稚圭世所傳衡與音禹書上言衡敬報下言匡鼎口知是字也師古曰服應二說是也賈誼曰

天子春秋晉鼎其義亦同而張氏之說蓋穿鑿矣假有其書乃是後人見此傳云匡鼎來不曉其意妄作衡書云鼎曰耳字以表德豈人之所

自稱乎今有西京雜記者其書漢谷出於里巷多有妄說乃云匡衡小名鼎蓋縮知者之聽匡說詩解人願

笑不能止也衡射策申科以不應令除為太常掌故

師古曰投射得甲科之策而所對文指不應令條也儒林傳說歲課甲科為郎中乙科為太子舍人景科補文學掌故今不應令是不中甲科

之令所以調補平原文學師古曰調選也學者多上書薦
止為掌故師古曰調選也衡經明當世少雙今為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
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事下太子太傅蕭望之
少府梁丘賀問衡對詩諸大義其對深美望之奏
衡經學精習說有師道可觀覽見宣帝不甚用儒遣
衡歸官而望之太子見衡對私善之會宣帝崩元帝
初即位樂陵侯史高以外屬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領尚書事前將軍蕭望之為副望之名儒有師傅
舊恩天子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師古曰言凡事不在也
與望之有隙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

政貴重於天下無二然眾庶論議令問休譽不專

在將軍者何也

師古曰令善問名休美也

彼誠有所聞也

師古曰以其不能進賢也

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仰望

師古曰仰望曰仰

而所舉不

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

師古曰言高輕忽此事不自知

其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

譽是有孤白之裘而反衣之也

師古曰孤白謂袒腋下之皮其毛純白集以為裘輕

柔難得故貴也反衣之者以其毛在內也今人則以背毛為裘而弃其白蓋取厚而溫也衣於既反

古人病其若此

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為務傳曰以賢難得之故因

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之故而曰飽不待食或之

甚者也平原文學匡衡材智有餘經學絕倫但

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師古曰階謂升次也隨牒謂隨選補之恒牒不被超擢者

將軍誠召置其府學士歛然歸仁師古曰誠謂實行也歛音翕

與參事議觀其所有真之朝廷必為國器師古曰所有謂

材藝所長以此顯示眾庶名流於世高然其言辟衡為

議曹史薦衡於上上以為郎中遷博士給事中是

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曰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

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

禁師古曰抵觸也比年大赦師古曰比頻也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

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

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道之未得其務也蓋保

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師古曰保養也陳施也孝

遺其親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故衡引以為言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

緩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

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師古曰辟讀曰僻網紀失序疏

者踰內師古曰疏者妻妾之家內者同姓骨肉也踰謂過越也親戚之恩薄婚姻之

黨隆苟合徼幸以身設利不改其原師古曰設施也原本也雖

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師古曰歲赦謂每歲赦也錯置也音千故反臣

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

國乎何有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謂能以禮義治國則其事甚易朝廷者天下之楨

通十百九十一

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師古曰循順也

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實柔

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

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

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

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

也師古曰言下之所行皆取化於上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

暴或伎害好陷人於罪師古曰伎堅也謂酷害之心堅也伎音之豉反貪財而

慕執故犯法者眾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

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師古曰非其天性自惡由上失於教化耳臣竊

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

而廉於色師古曰篤厚也謂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之類鄭伯好勇而

國人暴虎師古曰詩鄭風大叔于田之篇曰檀揚暴虎空手以搏之也

公鄭莊公也將請也故莊公之弟大也也也亦大也言以莊公好勇之故大也肉袒空手搏虎取而膚之國人愛故故請之曰勿快為之恐傷

汝也檀音但樹音錫字並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應劭曰秦穆公與詳

臣飲酒酒酣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黃鳥詩所為作也陳夫人好巫而民

淫祀張曼曰胡公夫人武王之女大姬無子好祭鬼神鼓舞而相故其詩云坎其擊鼓死矣之下無來無夏猶其謠也晉侯好

儉而民畜聚師古曰唐風山有樞之詩存去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其詩曰予有衣

大夫是愉其俗皆吝而積則高讀曰音大王朝仁邠國貴

怨師古曰太子周文王之相即古公賈父也國於邠脩德行義戎狄攻之

忍世乃與其... 古公於岐下及它者國... 大王之仁故其... 俗皆責誠怨... 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師古曰上謂崇

也今之偽薄... 至而人說之也師古曰書非家家皆到人人敬誠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

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

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也商邑京師也極中也言商邑之

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應劭曰鬼方遠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

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

可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此教化之原

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稷

有以相湯李司曰稷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師古曰稷謂陰陽氣相浸漸以成災祥者也音子鳩反善惡

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

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暗師古曰靜者動謂地震也明者

謹百姓之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

者大師古曰共謂曰供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

天戒哀閔元元大白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

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

師古曰度過也絕也謂除其惡政也諸見罷珠崖望書者莫不欣欣

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

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

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繫白

之士昭無欲之路師古曰昭亦明也覽六教之意察上世之

務明自然之道博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

民視師古曰匡正也易變也今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

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師古曰淑善也問名也然後大化可

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師古曰說讀曰悅遷衡為光祿大

夫大才少傳時上好儒術文辭頗改宣帝之政言

事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為得上意又傳昭儀及子

定陶王愛幸寵於皇后太子師古曰寵踰也衡復上疏曰臣

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

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

王之德而襲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

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

其名師古曰休亦美也烈業也右君也二君文王武王也是以上天歆享鬼神祐焉

其詩曰念我舊皇祖陟降廷止師古曰周頌閔予小子之詩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

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和黎黎

未禁者殆論議者未本揚先帝之盛功師古曰不大也

脩其本業而顯揚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師古曰不字或作本言更改也所更

或不可行而復復之師古曰下復音扶目反是以羣下更相是

非師古曰更音二衡反吏民無所言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

而虛為此紛紛也師古曰釋廢也樂成謂已成之業人情所樂也願陛下詳覽

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

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之也聿述也孔子著

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

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

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師古曰贊明也治性之道必審

已之所有餘而強其不足師古曰強勉也音其兩反蓋聰明疏

通者戒於太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師古曰雍讀曰雍

勇猛剛彊者戒於太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

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師古曰湛讀曰沈廣心浩大者戒於遺

志必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

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師古曰比類音反唯陛下

戒所以崇聖德臣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

得故詩始國風師古曰關雎美后妃之德而為國風之首禮本冠智師古曰禮記冠義曰

冠者禮之始也智義師古曰禮記冠義曰如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

曰智者禮之本也

如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

曰智者禮之本也

如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

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

家之道妻妾莫不始乎梱內師古曰梱與閭同謂門也音若本反故聖王

必慎妃后之際別適其之位師古曰適讀曰適其本並同禮之於內

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師古曰踰所以統人情而理

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

師古曰阼主階也醴甘酒也貴於衆酒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

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

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

其序師古曰言凡物大者高卑皆有次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

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師古曰如若也則佞巧之姦因時而

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

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

為而治詩云予以四方克定厥家師古曰周頌桓之詩也言欲治四方者先當能

定其家從內以及外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師古曰易家人卦之彖辭衡為少

傳數年數上疏陳便宜及朝廷有政議傳經以對師古曰傳讀曰附附依也言多法義上以為任公卿師古曰由是為

光祿勳御史大夫建昭三年代韋玄成為丞相封

樂安侯食邑六百戶元帝崩成帝即位衡上疏戒

如匹勸經學威儀之則曰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

不絕於未有所虞弋射之宴師古曰虞與娛同誠隆於慎

終追遠無躬已也師古曰有終慎終追遠之終也追遠不忘本也

引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師古曰言天

意也又當加詩云亮亮在政師古曰周領謂子小子之言成王喪

畢思莫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

大化之本也師古曰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

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

全師古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天上者民之父

母師古曰太上層右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

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師古曰故詩曰芻蕘淑女

君子好仇師古曰周南關雎之詩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

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服虔曰不見色於容儀也師古曰

容儀介繫也言不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師古曰夫然後可以配

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

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

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

遠技能師古曰無德之人雖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

好樂無厭師古曰樂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

德音師古曰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

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師古曰分使不

悖於其本性者也師古曰悖乖故審六藝之指則天

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

易之道也師古曰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且究

其意師古曰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

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師古曰物事也

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温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

嚴恪臨衆之儀也師古曰嚴讀曰嚴嘉惠和說饗食下之類也

師古曰說讀曰悅饗食安饗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

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

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師古曰孝經載

法也象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師古曰抑之詩諸侯正月

朝觀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穆以視之師古曰昭明也穆

讀曰又觀以禮樂饗醴師古曰觀亦視也穆天子之容也視

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

賀置酒以饗食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

靜之節使君幸下得望盛德休光師古曰以立基楨天

下幸甚上敬納其言頃之衡復奏正南北郊罷諸

淫祀語在郊祀志初元帝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自

前相韋玄成及衡皆畏顯不敢失其意至成帝初

即位衡廼與御史大夫甄譚共奏顯追條其舊惡

并及黨與於是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譚居大臣

東漢書卷之六十一

位知顯等專權執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
自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無大臣輔政之
義既奏顯等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
任用傾覆之徒師古曰若明也罪至不道有詔勿劾衡慙懼
上疏謝罪因稱病乞骸骨上丞相樂安侯印綬上
報曰君以道德脩明位在三公先帝委政遂及朕
躬君遵脩法度勤勞公家朕嘉與君同心合意庶
幾有成今司隸校尉尊委詆欺加非於君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
反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師古曰問司隸君何疑而上書
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未燭也師古曰燭照也傳不云年禮

義不愆何恤人之言

師古曰愆過也恤憂也

君其察焉專精神

近醫曹樂強食自愛因賜上尊酒養牛

師古曰上尊解在薛廣德傳

衡起視事上以新即位褒優大臣然群下多是王

尊者衡嘿嘿不自安每有水旱風雨不時連乞骸

骨讓位上輒以詔書慰撫不許久之衡子昌為越

騎校尉醉殺人繫詔獄越騎官屬與昌弟且謀篡

昌師古曰逆取曰篡事發覺衡免冠徒跣待罪天子使謁者

詔衡冠履復而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初衡

封僅之樂安鄉文穎曰屬臨淮郡鄉本田隄封三千一百頃

師古曰隄封舉其封界內之總數

南以閩佰為界

師古曰佰者田之東西界也閩者佰之名也佰莫客反

師古曰佰者田之東西界也

初元元年郡圖誤以閩佰為平陵佰積十餘歲衡封

蘇林曰平陵佰任閩佰南臨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為界

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迺定國界上計簿更定

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師古曰所親素所親在者主簿

陸賜故居奏曹習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

治計時衡問殷國界事曹欲奈何殷曰賜以為舉

計令郡實之師古曰舉發上計之簿令郡改從平陵佰以為定實恐郡不肯從實

可令家丞上書衡曰顧當得耳何至上書師古曰顧念也

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為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

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陵佰為界不足故而以閩

佰為界解何師古曰不足故者不依故圖而滿足也郡即復以

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僮收取所還田租

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尉事

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師古曰十金以上當時律定罪之次

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匹以上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壹統

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

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明

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滅縣界師古曰猥曲也附下罔上

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

相免為庶人終於家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家世

多為博士者

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至禹父徙家蓮勺師古曰左馮翊

縣名也禹為兒數隨家至市喜觀於下相者前師古曰至其人之前而觀

之喜許久之頗曉其別著布卦意師古曰別分也音彼列反時從旁

言下者愛之又奇其面貌謂禹父是兒多知可令

學經及禹壯至長安學從沛郡施雠受易琅邪王

陽膠東庸生問論語既皆明習有徒眾舉為郡

文學甘露中諸儒薦禹有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

禹對易及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禹經學精習

有師法可試事師古曰試以職事也奏復罷歸啟師古曰復謂不下也父

之試為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而博士鄭寬中以

尚書授太子薦言禹善論語詔令禹授太子論語

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元帝崩成

帝即位徵禹寬中皆以師賜爵關內侯寬中食邑

八百戶禹六百戶拜為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

石給事中領尚書事是時帝舅陽平侯王鳳為大

將軍輔政專權而上富於春秋謙讓方鄉經學敬

重師傅師古曰卿讀曰卿而禹與鳳並領尚書內不自安數

病上書乞骸骨欲退避鳳上報曰朕以幼年執政

萬機懼失其中君以道德為師故委國政君何疑

而數乞骸骨忽忘雅素欲避流言

師古曰雅素故也謂師傳故舊之恩

朕無聞焉

師古曰不聞有致短之言

君其固心致思總秉諸事推

以孳孳無違朕意加賜黃金百斤養牛上尊酒太

官致餐侍醫視疾使者臨問

師古曰侍醫侍天子之醫

禹惶恐復

起視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

六歲鴻嘉元年以老病乞骸骨上加優再三延聽

許賜安車駟馬黃金百斤罷就第以列侯朝朔望

位特進見禮如丞相置從事史五人益封四百戶

天子數加賞賜前後數千萬禹為人謹厚內殖貨

財

師古曰殖生也

家以田為業及富貴多買田至四百頃皆

涇渭漑灌極膏腴上賈

師古曰賈讀曰價

它財物稱是禹

性習知音聲內奢淫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篳弦

如淳曰今樂家五日一習樂為理樂師古曰篳亦管字

禹成就弟子尤著者淮陽彭

宣至大司空沛郡戴崇至少府九卿宣為人恭儉

有法度而崇愷弟多智

師古曰愷樂也弟易也善性和樂而簡易

二人異

行禹心親愛崇敬宣而疏之崇每候禹常責師

宜置酒設樂與弟子相娛禹將崇入後堂飲食婦

女相對優人篳弦鏗鏘極樂昏夜乃罷

師古曰極樂盡其歡樂之情

情而宣之來也禹見之於便坐

師古曰便坐謂非正復在於旁側可以延賓者也坐才卧反

講論經義自晏賜食不過一肉卮酒相對

師古曰一豆之內卮行

酒宣未嘗得至後堂及兩人皆聞知各自得也

曰各自禹年老自治冢塋起祠堂好平陵肥牛亭部

處地師古曰肥牛亭名欲得又近延陵奏請求之上以

賜禹詔令平陵徙亭宅所由陽侯根聞而爭之此

地當平陵復廟衣冠所出游道禹為師傅不遵謙

讓至求衣冠所游之道又徙壞舊亭重非所宜師古曰

曰重直孔子稱賜愛其羊我愛其禮師古曰論語云子貢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宜更賜禹宅地根雖為舅上敬重

之不如禹根言雖切猶不見從卒以肥牛亭地賜

禹根由是害禹寵數毀惡之師古曰惡謂天子愈益

敬厚禹禹每病輒以起居聞師古曰謂其食東駕自臨

問之上親拜禹林下禹頓首謝恩歸誠言老臣有

四男一女愛女甚於男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

妻不勝父子私情思與相近上即時徙咸為弘農

太守又禹小子未有官上臨候禹禹數視其小子

上即禹林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禹雖家居以特

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師古曰與永

始元延之間日蝕地震尤數吏民多上書言災異

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懼變異數見意頗然

之未有以明見迺車駕至禹第辟左右師古曰辟親問

之

禹以天變因用吏民所言王氏事亦禹禹自見年
老子孫弱又與曲陽侯不平恐為所怨禹則謂上
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日蝕三十餘地震至天或
為諸侯相殺或夷狄侵中國公火變之意深遠難
見故聖人罕言命不語怪神師古曰罕言也論語云子罕
言利與命與仁又曰子不語
怪力亂神性與天道自子貢之屬不得聞之言性與天道不可
得而聞也謂孔子未嘗
言性命之事及天道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陛下宜修
政事以善應之與下同其福喜此經義意也新學
小生亂道誤人宜無信用以經術為上雅信愛
禹由此不疑王氏後曲陽侯根及諸王子弟聞知禹

言皆善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親就禹禹見時有變會若上

體不安擇日名籍者所用也音或夷反切齋齋露著服虔曰露筮易著於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也師古曰著草

正衣冠立筮得吉卦則獻其占如有不

吉禹為感動憂色成帝崩禹及事哀帝建平二

年薨謚曰節侯禹四子長子宏嗣侯官至太

常列於九卿三弟皆為校尉散騎諸曹初禹為師

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

及夏侯勝主陽蕭望之章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

異禹先事主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

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

從張氏餘家山浸微師古曰

孔光字子夏孔子十四世之孫也孔子生伯魚鯉

師古曰名鯉字伯魚先言其字者孔氏自為譜謀示導其先也下皆類此鯉生子思伋師古曰伋音級伋生

子上帛帛生子家求求生子具箕箕生子高寧寧

生順順為魏相順生鮒鮒為陳涉博士死陳下鮒

弟子襄為孝惠博士長沙太傅襄生忠忠生武

及安國武生延年延年生霸霸字次孺霸生光焉安

國延年皆以治尚書為武帝博士安國至臨淮太

守霸亦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昭帝末年為博

士宣帝時為大中大夫以選授皇太子經遷詹事

高密相是時諸侯王相在郡守上元帝即位徵霸

以師賜爵關內侯食邑八百戶號褒成君如淳曰為帝師教令

成祿故曰褒成君給事中加賜黃金三百斤第一區徙名數

于長安師古曰名數戶籍也霸為人謙退不好權教常稱爵位

泰過何德以堪之上欲致霸相位自御史大夫貢

禹卒及薛廣德免輒欲拜霸霸讓位自陳至三

上深知其至誠廼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子及

霸薨上素服臨弔者再至賜東園秘器錢帛策

贈以列侯禮謚曰烈君霸四子長子福嗣關內侯次子

捷捷弟喜皆列校尉諸曹光最少子也經學尤明

...

年未二十舉為議郎光祿勳臣衡舉光方正為
諫大夫坐議有不合左遷虹長師古曰不合謂不合天
子意也虹沛縣也音貢
自免歸教授成帝初即位舉為博士數使錄冤獄
行風俗師古曰行
下更反振贍流民奉使稱旨由是知名是
時博士選三科尚書為尚書次為刺史其不通政事
以父次補諸侯太傅必先以高第為尚書觀故事品
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轉為僕射
尚書令師古曰先為僕
射後為尚書令有詔光周密謹慎未嘗有過
加諸吏官以子男放為侍郎給事黃門數年遷
諸吏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給事中賜黃金百斤

領尚書事後為光祿勳復領尚書諸吏給事中
如故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問
據經法以心所安而對不希指苟合師古曰希指
希望天子之
也旨意如或不從不敢強諫爭以是久而安時有
所言輒削草橐服虔曰言已繕事
書輒削壞其草以為章表之過
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師古曰奸求也奸忠
直之名也奸音干有所薦
舉唯恐其人之聞知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無語終不
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晉灼曰
長樂宮
中有溫光嘿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光帝師
傅子少以經行自著進官蚤成師古曰蚤
古早字不結黨交

養游說有求於人既性自守亦其勢然也師古曰言子學宜早成不須黨援也徙光祿勳為御史大夫綏和中上即位二十五年無繼嗣至親有同產弟中山孝王及同產弟子定陶王在定陶王好學多材於帝子行師古曰行音胡反而王祖母傳太后陰為王求漢嗣私事趙白皇后昭儀及帝舅大司馬驃騎將軍王根故皆勸上上於是召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光右將軍廉襲後將軍朱博皆引入禁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為嗣者方進根以益定陶王帝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為其後者宜為之子也定陶王宜為嗣襲博皆知方

進根議光獨以為禮立嗣以親中山王先帝之子

帝親弟也以尚書般庚般之及王為比師古曰兄終弟及也此必并反

中山王宜為嗣上以禮兄弟不相入廟又皇后昭

儀欲立定陶王故遂立為太子光以議不中意左

遷廷尉師古曰中當也光又典尚書練法令號稱詳平時定

陵侯淳于長坐天逆誅長小妻趙始等六人皆以

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

進大司空武議師古曰翟方進及何武以為令犯法者各以法

時律令論之師古曰此具引令條之文明有所訖也師古曰也法時謂始犯法之時也詔止也

長犯大逆時趙始等見為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

身犯法無異後通奔去於法無以解師古曰請論光

議以為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弃市

欲懲犯法者也師古曰懲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

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奔去延始等或

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為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

坐有詔光議是是歲右將軍薨後將軍博坐定陵

紅陽侯師古曰廉襲朱博坐與皆免為庶人以光為左

將軍居右將軍官職執金吾王咸為右將軍居後

將軍官職罷後將軍官數月丞相方進薨召左將

軍光當拜已刻侯印書贊師古曰贊進也進而拜上

暴崩即其夜於天行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

帝初即位躬行儉約省減諸用政事由已出朝廷

翕然望至治焉諫賞大臣益封光千戶時成帝

母太皇太后自居長樂宮而帝祖母定陶傅太后

在國邸有詔問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宜當

何居光素聞傅太后為人剛暴長於權謀自帝在

襁緥而養長教道至於成人帝之立又有有力光心

恐傅太后與政事師古曰與不欲令與帝日夕相近

即議以為定陶太后宜改築宮大司空荷武曰可

居北宮上從武言北宮有紫房復道通未央宮

師古曰復傅太后果從復道朝夕至帝所求欲稱尊號

讀曰復貴寵其親屬使上不得直道行師古曰不得頃之太

后從弟子傅遷在左右尤傾邪上免官遣歸故郡

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

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

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無所取信

虧損聖德誠不小愆陛下以變異連見避正殿見

羣臣思求其故至今未有所改師古曰舊有不善臣

請歸還故郡以銷姦黨應天戒卒不得遣復為

侍中脅於傅太后皆此類也又傅太后欲與成帝

毋俱稱尊號蘇林曰執以厚孝道唯師丹與光持不可持不可上重違大

臣正議師古曰又內迫傅太后猶違者連歲如淳曰不

也師古曰丹以罪免而朱博代為大司空光首先帝

時議繼嗣有持異之隙矣又重忤傅太后師古曰

反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為表裏共毀諸光

後數月遂策免光曰丞相者朕之股肱所與共承

宗廟統理海內師古曰共輔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

朕既不明災異重仍師古曰仍頻日月無光山崩河

決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師古

決五星失行是章朕之不德而股肱之不良也師古

曰章明也君前為御史大夫輔翼先帝出入八年卒無

忠言嘉謀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

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師古曰比類也天下空虛百姓飢饉父

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群職曠廢師古曰曠廢

曰曠空也姦軌放縱盜賊並起或攻官寺殺長吏數以

問君君無怵惕憂懼之意對毋能為師古曰言盜賊不能為害

是羣卿大夫咸情哉莫以為意咎由君是為君委

稷之重總百僚之任上無以匡朕之闕下不能綏

安百姓書不云乎毋曠庶官夫工人其代之師古曰虞書咎

錄莫言之辭位非其人為空官言於虜師古曰於讀曰君其

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他過使者奉策書即時出府乘棧

車歸田里光退閭里杜門自守師古曰杜塞也而朱博代為丞相

數月坐承傳太后指妄奏事自殺平當代為丞

相數月薨王嘉復為丞相數諫爭忤指旬歲間

闕三相師古曰闕猶廢也議者皆以為不及光上由是思之

會元壽元年正月朔日有蝕之後十餘日傳太后

崩是月徵光詣公車問曰蝕事光對曰臣聞日者

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

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善用五事建用

皇極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言如貌言視聽思失大

中之道不立則咎徵存臻矣極屢降皇之不極是

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眇側匿

孟康曰眇行疾也則匿行其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

遲也師古曰眇孟子反師古曰歲之朝月之

延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

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

曰商書言高宗形日之辭假至也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

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師古曰右讀故災異數

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

忽簡誣謂凶罰加焉其至可必師古曰言輕忽天戒簡

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師古曰周頌敬之

言天甚明祭宜敬之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師古曰周頌我

以承受天命甚難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

明兢兢業業師古曰兢兢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

虛已延見群臣思求其故然後救躬自約總正萬

事放遠讒說師古曰接引也斷黨授納斷斷之介師古曰接引也斷

人接退去貪員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

斂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本應變之至務也

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師古曰商書言高宗彤

宜正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棊謚辭師古曰周書大誥

也謀辭至誠之辭也
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

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擊擊而已師古曰擊人不念也擊音茲

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矣應天塞異銷禍興福

師古曰祈求福也禳除禍也較然其明無可疑也師古曰較明貌也音角書奏上

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賜光東帛拜為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

給事中位次丞相詔光舉可尚書令者封光謝

曰臣以朽材前比歷位典大職卒無尺寸之效師古曰卒

也終幸免罪誅全保首領今復按權備內朝臣與

聞政事師古曰與讀曰豫臣光智謀淺短天馬齒載師古曰載老也

讀與者蓋同今書本有作截字者俗寫誤也誠恐一旦顛仆無以報稱師古曰稱副也

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次轉遷非有踔絕之

能不相踰越師古曰踔高遠也音舟用反尚書僕射故公正勤職

通敏於事可尚書令謹封上啟以舉故為東平太

守敞姓成公東海人也光為大夫月餘丞相嘉下

獄死師古曰嘉也御史大夫賈延光復為御史大夫二

月為丞相復故國博山侯上憲知光前免非其罪

以過近臣毀短光者免傳嘉言前為侍中毀譖仁

賢誣愬大臣今俊艾者久矣其位師古曰艾讀曰又嘉傾覆

巧偽挾效以罔古宗黨無以蔽朝傷善以肆意師古曰

詩不云乎譏人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解在甲子秋傳

其克嘉為庶人歸故郡明年定三公管光更為大

司徒會見及帝崩太皇太后以新都侯王莽為大司

馬徵立中山王是為平帝帝年幼太后稱制委政於

莽初哀帝寵興王氏故太后與莽怨丁傳董賢之

黨莽以先為舊相名儒天下切信太后敬之備禮

事光所欲搏擊輒為草太后指風光令上之師古曰謂

文書之高草也風 匡皆莫不誅傷師古曰匡音崖皆音清崖又

讀曰派次下亦同 莽權日盛光憂懼不知所出上書乞骸骨

莽曰太后帝幼少宜置師傅從光為帝太傅位

曰輔給事中領宿衛供養行內師古曰行內行在所署

門辰有服御食物師古曰省視也明年徙為大師而莽為大

傅光常稱疾不敢與莽並有詔朝朔望領城門兵

莽又風群臣奏莽功德稱宰衡位在諸侯王上百

官統焉光愈恐固稱疾辭位太后詔曰太師光聖

人之後先師之子德行純淑道術通明居四輔職

輔道于帝師古曰道今年者有疾俊艾大臣惟國

之重其猶不可以闕焉師古曰艾書曰無遺耆老

師古曰周書召誥之辭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傅其令太

師母朝十日一賜餐賜太師靈壽杖子孟康曰扶老杖

木名師古曰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黃門令為太師省

圍三四十自然有合杖制不須削治也

中坐置几太師入省中用杖賜餐十七物師古曰食

種然後歸老于第官屬按職如故師古曰言十日一入朝

在家目養而其屬官依常各行職務光凡為御史大夫丞相各再壹為大

司徒太傅太師歷三世居公輔位前後十七年自

為尚書止不教授後為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

難舉大義云其弟子多成就為博士大夫者見師

居大位幾得其助力師古曰幾讀曰異光終無所薦舉去或

怨之其公如此先年七十元始五年薨葬白太后

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侯印綬賜乘輿秘器金

錢雜帛少府供張諫大夫持節與謁者二人使護

喪事博士護行禮太后亦遣中謁者持節視喪

公卿百官會弔送葬載以乘輿輶輶及副各一

乘師古曰輶輶車及副各一乘也輶輶解良在霍光傳羽林孤兒諸生合四百人輓

送車萬餘兩道路皆舉音以過喪師古曰喪到之處行道之人皆舉音

哭頭過將作穿復土可甲卒五百人起墳如大將

軍玉鳳制度諡曰簡烈侯初光以丞相封後益

封凡食邑萬二千戶病甚上書讓還七千戶及

還所賜一弟子放嗣莽篡位後以光兄子永為大

司馬封侯昆弟子弟至卿大夫四五人始光父霸

以初元元年為閔內侯食邑霸上書求奉孔子

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襄成君閔內侯霸
以所食邑八百戶祀孔子焉故霸還長子福
名數於魯奉夫子祀霸薨子福嗣福薨子房嗣
房薨子莽嗣元始元年封周公孔子後為列侯
食邑各二千戶莽更封為襄成侯後避王莽更
名均

馬宮字游卿東海戚人也治春秋嚴氏以射策甲
科為郎遷楚長史免官後為丞相史司直師升薦
宮行能高潔遷廷尉平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
所在見稱徵為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為大

司徒封扶德侯光為太師薨官復代光為太師兼
司徒官初宮哀帝時與丞相御史雜議帝祖母傳
太后謚及元始中王莽發傳太后陵徙歸定陶以
民莽之追誅前議者宮為莽所厚獨不及內慙
懼上書謝罪乞骸骨莽以太皇太后詔賜宮策曰
太師大司徒扶德侯上書言前以光祿勳議故定
陶共王母謚曰婦人以夫爵尊為號謚宜曰孝元
傳皇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妾不得體君卑不得
敵尊而希指雷同詭經辟說師古曰詭違
辟讀曰僻以惑誤
上為臣不忠當伏斧鉞之誅幸蒙洒心自新師古

曰洒洗禮反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稱四輔出備三

公爵為列侯誠無顏復望闕廷無心復居官府無

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

路下君章有司皆以為四輔之職為國維綱三公

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無以居位如君言

至誠可聽惟君之惡在洒心前不敢文過朕其多

之師古曰多猶重也不奪君之爵邑以著自古皆有死之

義孟康曰以言上書不文過為信不奪其爵邑師古曰論語載孔子言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引之其上大

師大司徒印綬使者以侯就第主莽篡位以官

為太子師卒官本姓馬矢官仕學稱馬氏云

蒼負曰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韋

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

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孟康曰方領逢掖之衣傳先

王語其醞藉可也師古曰醞藉謂如醞釀及薦藉道其質見博重厚也醞於問反藉才夜反然皆

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

勝其任乎如淳曰迹謂既明且哲也繩謂抨彈之也師古曰古人之迹謂直道以事人也烏何也抨音耕反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東漢書卷五十一 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五十一卷二十八帝大字八千九百卅八字小字三千七百四十字大小共計一萬二千六百四十八字

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班固 漢書八十二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師古曰蠡音礼徙社陵商父武

武兄無故皆以宣帝舅封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

昌侯語在外戚傳商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

厚稱父薨商嗣為侯推財以分異母諸弟身無所

受居喪哀慙於是大臣薦商行可以厲群臣義足

以厚風俗宜備近臣繇是擢為諸曹侍中中郎將

師古曰繇讀与由同元帝時至右將軍光祿大夫是時定陶共王

愛幸幾代太子師古曰共讀百恭幾鉅依反商為外戚重臣輔政擁

師古曰繇讀与由同 師古曰共讀百恭幾鉅依反 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

佑太子頗有力焉師古曰一帝崩成帝即位其敬重佑助也

商徙為左將軍而帝元舅大司馬大將軍王鳳顯

權行多驕僭商論議不能平鳳鳳知之亦疏商建

始三年秋京師民無故相驚言大水至百姓奔走

相蹂躪師古曰蹂踐也躪躪也蹂人九反躪音蘭老弱號呼師古曰呼火故反長安中

大亂天子親御前殿召公卿議大將軍鳳以為太

后與上及後宮可御船令吏民上長安城以避水

羣臣皆從鳳議左將軍商獨曰自古無道之國水

猶不冒城郭師古曰冒蒙覆也今政治和平世無兵革上下

相安何因當有大水一日日恭至此必訛言也師古曰訛為也

不宜令上城重驚百姓師古曰百姓直用反上廼止有頃長安中

稍定問之果訛言上於是美壯商之固守數稱其

議而鳳大慙自恨失言明年商代匡衡為丞相益

封千戶天子甚尊任之為人多質有威重師古曰多質言不為文飾

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

于來朝引見白虎殿師古曰在未央宮中丞相商坐未央廷中

單于前拜謁商師古曰單于將見天子而經未央廷中過也商起離席與言

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

此真漢相矣初大將軍鳳連昏揚彤為琅邪太

守如淳曰連昏者督家之督親也其郡有災害十四已上商部屬按

四行五 前漢書卷五十二 東觀

問

如淳曰部屬猶差次

鳳以曉商

師古曰告語也

曰災異天事

非人力所為彤素善吏宜以為後師古曰且勿按問也商不聽

竟奏免彤奏果寢不下鳳重以是怨商師古曰重直用反

陰求其短使人上書言商閨門內事天子以為暗

昧之過不足以傷大臣鳳固爭下其事司隸先是

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時文病商意亦

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以閨門事見考自知為鳳

所中師古曰中傷也音竹仲反惶怖更欲內女為援迺因新幸李

婕妤家白見其女會自有蝕之太中大夫蜀郡張

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曰蝕咎下朝者師古曰

下朝者平之也孟康曰中朝臣也師古曰文說是也下胡穆反左將軍丹等問匡

曰竊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師古曰

曰意欲所行必果之性殘賊不仁遣票輕吏微求人罪師古曰票疾也微謂

私求之也票類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頻陽耿定上

書言商與父傳通及女弟淫亂師古曰傳謂傳婢也奴殺其私

夫師古曰私夫女弟章下有司商私怨師古曰

曰對直類反商子俊欲上書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女持其

書以示丹丹惡其父子乖迕師古曰迕逆也為女求去商不

盡忠納善以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別不親師古曰遠離女

色而分別之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聞商

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詭

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師古曰詭違也執左道以亂政師古曰左道僻左之道謂

不誣周詩大臣節也音布內反故應是而日蝕周書

曰以左道事君者誅師古曰逸書也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

右肱蘇林曰日者君之象中者明之盛盛而昧折去右肱之臣用無咎也師古曰此豐卦九三爻辭往者丞相

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纖介怨恨而日為之蝕

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愁憂師古曰卒終也然古揚字今商無

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師古曰自宣帝至成帝凡三主身位三公宗

族為列侯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連昏

諸侯王權寵至盛審有內亂殺人怨對之端宜窮

意考問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欲有秦

國即求好女以為妻陰知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

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即獻

有身妻而產懷王自漢興幾遭呂霍之患師古曰幾鉅依反

今商有不仁之性迺因怨以內女其姦謀未可測

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以為即得雒陽

劇孟關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執合貨鉅萬計

私奴以千數非特劇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

親戚畔之閨門內亂父子相訐師古曰訐告斥其罪也音居謁反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繆哉商視事五年

官職陵夷而大惡著於百姓甚虧損盛德有罪

折足之凶師古曰易鼎卦九四爻辭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

覆輿其實其喻大臣非其任則虧敗國典故宜加以厚刑臣愚以為聖主富於春秋即位

以來未有懲效之威加以繼嗣未立大異並見尤

宜誅討不忠以遏未然師古曰遏止也未然謂未有其事恐將然也行之一人

則海內震動百姦之路塞矣於是左將軍丹等奏

商位三公爵列侯親受詔策為天下師不遵法度

以翼異國家師古曰翼助也而回辟下媚以進其私師古曰私也辟讀曰辟執

左道以亂政為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為

上戮罪名明白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認獄若盧

曰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是也上素重商知臣言多險制曰勿治

鳳固爭之於是制詔御史蓋丞相以德輔翼國家

典領百寮協和萬國為職任莫重焉今樂昌侯商

為丞相出入五年未聞忠言嘉謀而有不忠執左

道之辜陷于大辟前商女弟內行不脩奴賊殺人

疑商教使為商重臣故抑而不窮今或言商不以

自悔而反怨對朕甚傷之惟商與先帝有外親未

忍致于理其赦商罪使者收丞相印綬商免相三

日發病歐血薨謚曰戾侯而商子弟親屬為駙馬

都尉侍中中常侍諸曹大夫郎吏者皆出補吏莫

不

得留給事中宿衛者有司奏商罪過未決請除國邑
有詔長子安嗣爵為樂昌侯至長樂衛尉光祿勳
商死後連年日蝕地震直臣京兆尹王章上封事
召見訟商忠直無罪言鳳顛權蔽主鳳音以法誅
章語在元后傳至元始中王莽為安漢公誅不附
已者樂昌侯安見被以罪自殺國除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
史丹字君仲魯國人也徙杜陵祖父恭有女弟武
帝時為衛太子良娣產悼皇考白王考者孝宣帝
父也宣帝微時依倚史氏師古曰倚於綺反語在史良娣傳
及宣帝即尊世恭已死三子高曾玄曾玄皆以外屬

舊恩封曾為將陵侯之平臺侯高侍中貴幸以發舉
反者大司馬霍禹功封樂陵侯宣帝疾病拜高為大
司馬車騎將軍領尚書事帝崩太子龍襲尊號是為孝
元帝高輔政五年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罷就第薨
謚曰安侯自元帝為太子時丹以父高任為中庶子侍
從十餘年元帝即位為駙馬都尉侍中出常駮乘其
有寵上以丹舊臣皇考外屬親信之詔丹護太子家
是時傳昭儀子定陶共王有材藝子母俱愛幸而太
子頗有酒色之失母王皇后怒龍建昭之間元帝被
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孟康曰留意於音樂盛直鼓鼙鼓琴

師古曰鞞本騎上之鼓音步迷反天子自臨軒檻上墮銅丸以撻鼓師古曰撻軒闌版也墮下也撻投也墮音類撻音持益反一曰撻也音丁歷反撻音丁回反聲中嚴鼓之

李奇曰莊嚴之鼓節也晉灼曰疾擊之鼓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後宮及左右習知

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丹進

曰凡所謂材者敏而好學温故知新師古曰敏速疾也温厚也温故

厚者故皇太子是也若廼器人於絲竹鼓擊之間則

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如淳曰器人取人

是時好音者也服虔曰二人皆黃門鼓吹也於是上嘿然而笑師古曰笑

其後中山哀王薨太子前弔哀王者帝之少弟與

太子游學相長大師古曰同處長上望見太子感

念哀王悲不能自止太子既至前不哀上大恨曰

安有人不慈仁而可奉宗廟為民父母者乎上以

貢謂丹師古曰謂者告語也丹免冠謝上曰臣誠見陛下哀痛

中山王至以感損向者太子當進見臣竊戒屬

毋涕泣感傷陛下師古曰屬之欲反罪廼在臣當死上以為

然意廼解丹之輔相皆此類也竟寧元年上寢疾

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在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

見上疾稍侵意忽忽不平師古曰稍侵言漸篤也平和也數問尚書

以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是時太子長舅陽平侯

王鳳為衛尉侍中與皇后太子皆憂不知所出師古

曰不知計所出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閒獨復時丹直

入卧内頓首伏青蒲上服虔曰青緣蒲席也應劭曰青規地曰青蒲自非皇后不得至此孟康曰

以蒲青為席用蔽地也師古曰應說也是也涕泣言曰皇太子以適長立積十

餘年師古曰適讀曰嫡名號繫於百姓天下莫不歸心臣子

師古曰自託為臣子見定陶王雅素愛幸今者道路流言為國

生意以為太子有動搖之議審若此公卿以下必

以死爭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天子素仁

不忍見丹涕泣言又切至上意大感喟然太息曰

吾日困劣而太子兩王幼少意中戀戀亦何不念

乎然無有此議且皇后謹慎先帝又愛太子吾豈

可違指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師古曰丹即却頓首

愚臣妾間罪當死師古曰却退也離青蒲上上因納謂丹曰吾病

寢加恐不能自還師古曰寢寢也不自還者言當遂至崩云也還讀曰旋善輔道太

子毋違我意師古曰道讀曰導丹嗷唏而起師古曰嗷音太子

由是遂為嗣矣元帝竟崩成帝初即位擢丹為長

樂衛尉遷右將軍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給

事中後徙左將軍光祿大夫鴻嘉元年上遂下詔

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義也左將軍丹往時

導朕以忠正秉義醇壹舊德茂焉其封丹為武

陽侯國東海剡之武彊聚戶千二百如淳曰聚守喻丹

反聚邑居也

為人足知愷弟愛人師古曰愷樂也弟易也貌若儻蕩

不佻師古曰儻蕩然心甚謹密故尤得信於上丹兄

嗣父爵為侯讓不受分丹蓋得父財身又食大國

邑重以舊恩數見褒賞師古曰重直用反賞賜累千金僅

奴以百數後房妻妾數十人內奢淫好飲酒極滋

味聲色之樂為將軍前後十六年永始中病乞骸

骨上賜策曰左將軍復病不表師古曰表願歸治疾

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

勳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

王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表丹歸第數月薨

謚曰頃侯有子男女二十人九男皆以丹任並為

侍中諸曹親近在左右史氏凡四人侯至卿大夫

二千石者十餘人皆訖王莽迺絕唯將陵侯曾無

子絕於身云

傅喜字稚游河內温人也哀帝祖母定陶傅太后

從父弟少好學問有志行哀帝立為太子成帝選

喜為太子庶子哀帝初即位以喜為衛尉遷右將

軍是時王莽為大司馬乞骸骨避帝外家上既聽

莽退衆庶歸望於喜喜從弟孔鄉侯晏親與喜等

如淳曰俱傳大后從父弟也

而女為皇后又帝舅陽安侯丁明皆親

以外屬封喜執謙稱疾傳太后始與政事喜數

諫之師古曰與讀曰豫由是傳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

用左將軍師丹代王莽為大司馬賜喜黃金百斤

上將軍印綬以光祿大夫養病大司空何武尚書

令唐林皆上書言喜行義修絜忠誠憂國內輔

之臣也今以復病一旦遣歸眾庶失望皆曰傳氏

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為

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師古曰謂季氏立則魯不昌

楚以子玉輕重師古曰謂楚殺子玉而晉侯喜可知魏以無忌折衝師古曰信陵君

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

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

臣相慶師古曰已解在上也百萬之眾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

以間廉頗師古曰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趙將廉頗固壁不戰秦迺使人反間於趙曰秦之所惡獨畏趙奢

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信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而括軍遂敗數十萬之眾降秦秦皆坑之漢散萬金以疏

亞父師古曰事在陳平傳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傳氏之廢興

也如淳曰傳喜顯則傳氏與其廢亦如之晉灼曰用喜於陛下亦有光明而傳氏之廢復得興也師古曰如說是也上亦自

重之明年正月迺徙師丹為大司空而拜喜為大

司馬封高武侯丁傳驕奢皆嫉喜之恭儉又傳太

后欲求稱尊號與成帝母齊尊喜與丞相孔光大

司空師丹共執正議傳太后大怒上不得已先免

師丹以感動喜喜終不順後數月遂榮免喜曰
君輔政出入三年未有昭然匡朕不逮而本朝大
臣遂其姦心師古曰遂成也申也咎由君焉其上大司馬印綬
就第傳太后又自詔丞相御史曰高武侯喜
無功而封內懷不忠附下罔上與故大司空丹同
心背畔放命圮族應劭曰放并殺令毀其族類虧損德化罪惡雖
在赦前不宜奉朝請其遣就國後又欲奪喜侯上
亦不聽喜在國三歲餘哀帝崩平帝即位王莽用
事免傳氏官爵歸故郡晏將妻子徙合浦莽白太
后下詔曰高武侯喜姿女性端慈論議忠直師古曰慈謹也音口

角雖與故定陶太后有屬終不順指從邪介然守

節以故斥遂就國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柏之

後凋也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以喻有節操之人也其還喜長安以故高安侯

莫府賜喜位特進奉朝請喜雖外見褒賞孤立

憂懼後復遣就國以壽終莽賜諡曰貞侯子嗣莽

敗乃絕師古曰史不

贊曰自宣元成哀外戚興者許史三王丁傅之家

師古曰三王謂王鳳三家也皆重侯累將窮貴極富見其位矣

未見其人也師古曰言無善人也陽平之王多有材能好事慕

名其執尤盛曠貴最久師古曰陽平謂王鳳之家也言非其位是為曠官故云曠貴然

十一 正統年刊趙觀馬鄭

至於莽亦以覆國王商有剛毅節廢黜以憂死非其罪也史丹父子相繼高以重厚位至三公丹之輔道副主掩惡揚美傳會善意師古曰道讀曰尊傳讀曰附雖宿儒達士無以加焉及其歷房闈入卧內推至誠犯顏色動寤萬乘轉移大謀卒成太子安母后之位無言不讎終獲忠貞之報師古曰大雅抑之讀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故贊引之以喻丹傳喜守節不傾亦蒙後凋之賞哀平際會禍福速哉

王雲周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班固 漢書八十三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也師古曰贛音貢郯音談少為廷尉書佐

都船獄史後以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師古曰

曰斗食者祿少之歲不滿百石計日以斗為數也不其姓名也其音甚琅邪太守趙貞行師古曰

反其下見宣甚說其能師古曰說讀曰悅從宣歷行屬縣師古曰

亦同從還至府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

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樂浪都尉丞師古曰趙貞察奉宣故得遷也樂音

洛浪音郎幽州刺史舉茂材為宛句令師古曰樂浪屬幽州故為刺史所奉也宛於元

反句音勃大將軍王鳳聞其能薦宣為長安令治果有名

大字三百九十一

以明習文法詔補御史中丞是時成帝初即位宣
為中丞執法殿中外總部刺史上疏曰陛下至德
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及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師古曰

曰周書云逸之補稱文王之德曰至于日中及弗皇假食宣引此言也及古側字也佚與逸同允執聖道刑罰惟

中師古曰允信也中竹仲反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師古曰疑謂不通也是臣

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

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

守條職師古曰刺史所察本有六條今則踰越故事信意奉劾妄為苛刻也六條解在百官公卿表舉錯

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師古曰錯置也音子故反與讀曰豫豫于也至開私門

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謹呵及細微責義不量方

師古曰言求備於人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眾庶是故鄉

黨闕於嘉賓之權九族志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

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師古曰勞即到反來即代反夫人道

不通則陰陽否隔師古曰否閉也音皮鄙反隔與隔同和氣不興未必不

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餱食也解在元紀餱

音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

明申敕師古曰申東也謂約束也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

治道唯明主察焉上嘉納之宣數言政事便宜舉

奏部刺史郡國二千石所舉退稱進白黑分明師古曰稱

舉也白黑猶言清濁也

繇是知名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出為臨淮太守政教大

大字三百二十六

行會陳留郡有大賊廢亂師古曰廢亂者政教不行也上徙宣為

陳留太守盜賊禁止吏民敬其威信入守左馮翊

滿歲稱職為真始高陵令陽湛櫟陽令謝游皆貪

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師古曰雖每案驗之

不能窮竟其事及宣視事詣府謁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

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

敬宣之效廼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師古曰牒書謂書於簡牒也封

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

孟康曰法有主守盜斷官錢自已也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

暴章師古曰依當時律條臧直千金則至重罪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

退可復伸眉於後師古曰伸眉言無憂也且令自去職不廢其後更為官即無其事

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師古曰記謂所與湛書也分明謂考問使知清白也宣恐其距諍即

欲驗治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師古曰與宣書記相當而宣辭語溫潤

無傷害意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終無怨

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其

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

人以上師古曰適讀曰謹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師古曰言

斂取錢財以供給興造非法之用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師古曰賈

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

師古曰游本因薦舉得官而身又是儒者故云然故使掾平鑄令如淳曰平鑄激切使

大字二百八十三

王常為光武鑄說其將帥此為徐以微言鑄鑿
遺之也師古曰平據之名鑄謂琢鑿也鑄子金反孔子曰陳力就

列不能者止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答冉有季路之言也列令詳

思之方調守師古曰言欲選人且代海中令職游得檄亦解印綬去又

潁陽縣北當上郡西河為數郡湊多盜賊其令平

陵薛恭本縣孝者功次稍遷未嘗治民職不辦而

粟邑縣小辟在山中師古曰辟讀曰僻民謹樸易治令鉅鹿

尹賞父郡用事吏為樓煩長舉茂材遷在粟宣

即以令奏賞與恭換縣師古曰時令條有材不稱職得改之二人視事數

月而兩縣皆治宣因移書勞勉之曰昔孟公綽優

於趙魏而不宜滕薛師古曰孟公綽魯大夫也論語云孔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慢不可以為滕薛大夫言

器能各有所施也趙魏晉之御族老謂家之長相也滕薛小國諸侯也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

子之道焉可憮也蘇林曰憮同也兼也普灼曰憮音誣師古論語載姜之言語行業不同所守各異唯聖人為能體備之

屬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師古曰自自稱無為而受縣之成功願

勉所職卒功業師古曰卒終也宣得郡中吏民罪名輒召告

其縣長吏使自行罰曉曰府所以不長發舉者不欲

代縣治奪賢令長名也長吏莫不喜懼免冠謝宣

歸因受戒者宣為吏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

教可紀多仁恕愛利師古曰愛人而安利也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

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

迺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

大學三百十一 卷之三十三 區區用刑 口 三統八年 卷之三十三

知掾慙恐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曰縣所舉廉吏

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

廉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之極以顯其

魂師古曰以此職追贈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言予送葬及日

至休吏師古曰冬夏至之日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

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入道尚通曰至吏以

令休所繇來久師古曰繇讀與曹雖有公職事家亦

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

夫相樂應劭曰以壹夫相樂也晉灼曰書象形壹夫字象壹夫因曰壹夫此說非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壹夫謂不為歡笑耳夫古字也

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宣為人好威儀進止

雍容甚可觀也性密靜有思師古曰有智思也音先寺反思省吏

職求其便安師古曰省視也下至財用筆研皆為設方略利

用而省費師古曰利便也省減也便於用而減於費也省所領反吏民稱之郡中清靜

遷為少府共張職師古曰共讀曰供居用反張竹亮反月餘御史大夫

于永卒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

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師古曰天官也曠空也故皋陶曰知人則

苦能官人師古曰虞書曰皋陶謏之辭也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也御史大夫內承本朝

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群卿以充其缺得其人則萬姓欣

喜百僚說服師古曰說讀曰悅不得其人則大職墮毀主功不

與師古曰墮毀也毀壞也 虐帝之明在茲膏舉可不致詳

竊見少府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為御史中丞

執憲轂下師古曰言在天 不吐剛茹柔師古曰大雅蒸人之

不吐柔亦不如言其平 舉錯時當師古曰言其合時而 出守臨

淮陳留二郡稱治為左馮翊宗教養善威德並行

衆職脩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

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文穎曰減三輔 功效卓爾自左

內史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師古曰馮翊本左 孔子曰如

有所譽其有所試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 宣考績功

課簡在兩府師古曰簡大也二曰明 不敢過稱以奸欺誣

之身師古曰過稱謂喻其實而 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

宣已有效其法律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

王體斷國論身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師古曰自從

之詩美在位皆節儉正直其詩曰退食自委委 宣無私黨游說之

助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

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然

之遂以宣為御史大夫數月代張禹為丞相封高

陽侯食邑千戶宣除趙貢兩子為史貢者趙廣漢

之兄子也為史亦有能名宣為相府辭訟例不滿

萬錢不為秘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然官屬議

大守三有王五

宣

宣

其煩碎無大體不稱賢也時天子好儒雅宣經術
 又淺上亦輕焉久之廣漢郡盜賊群起丞相御史
 遣掾史逐捕不能克上廼拜河東都尉趙護為廣
 漢太守以軍法從事數月斬其渠帥鄭躬師古曰渠本也降
 者數千人廼平會邛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
 斂以趨辦師古曰邛成大后宣帝三皇主后也趨讀曰趨言有取辦其後上聞之以過
 丞相御史遂册免宣曰君為丞相出入六年忠孝
 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師古曰其有若此也既不明變
 異數見歲比不登倉庫空虛師古曰成也年穀不成百姓
 飢饉流離道路疾疫死者以萬數人至相食盜賊

並興群職曠廢是朕之不德而股肱不良也廼
 者廣漢羣盜橫恣殘賊吏已朕惻然傷之數以
 問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崑絕幾不為郡師古曰崑與隔
同幾鉅二輔賦斂無度酷吏並緣為姦師古曰並步浪反侵擾
 百姓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下咸
 承風指同時陷于謾欺之辜各繇君焉師古曰謾誰也音慢又音莫干
及繇讀有司法君領職解慢師古曰法謂據法以劾也解讀曰懈慢與慢同開
 謾欺之路傷薄風化無以帥示四方不忍致君于
 理其上丞相高陽侯印綬罷歸初宣為丞相而翟
 方進為司直宣知方進名儒有宰相器深結厚焉

後方進竟代為丞相思宣舊恩宣免後二歲薦宣

明習文法練國制度師古曰鍊猶熟也言其詳熟前所坐過薄可

復進用上徵宣復爵高陽侯如寵特進位次師安

昌侯給事中視尚書事宣復尊車在政數年後坐

善定陵侯淳于長罷就第初宣有兩弟明脩明至

南陽太守脩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

之稱後母常從脩居官宣為丞相時脩為臨菑令

宣迎後母脩不遣後母病死脩去官持服宣謂脩

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駁不可師古曰駁者執意不同猶如色之間雜

脩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師古曰繇讀與由同久之哀帝初即

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也毀宣不供養行

喪服薄於骨肉前必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在

朝省宣子況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厭客楊明欲

令劾咸面目使不居位師古曰劾謂傷之也音初良反其下並同會司隸缺

況恐咸為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

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眾等奏況朝臣父故宰相

再封列侯不相救丞化而骨肉相疑疑咸受脩言

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眾人所共見公家所

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為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

等迫切宮闕要遮劾戮近臣於大道人眾中欲以

萬塞聰明杜絕論議之端師古曰萬與生隔同杜塞也桀黠無所畏

忌萬眾謹諱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鬪者同

臣聞敬近臣為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師古曰過公門則下

車見路馬則撫式蓋崇敬也式車前橫木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

功遂不免於誅師古曰遂成也言舉意不善雖有成功猶加誅上浸之源不可長

也師古曰浸近也言傷戮大臣有所逼近也浸字或作侵侵犯也其義兩通長於而反況首為惡明手傷

功意俱惡孟康曰手傷人為功比日大不敬明當以重論使人行傷人者為意及況皆弃市廷尉直以為律曰鬪以刃傷人完為

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

成罪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傳曰遇人不以義我而見疾者與瘡

人之罪鈞惡不直也應劭曰以右手歐擊人刺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瘵者律謂瘡瘡遇人不以

義我為不直雖見歐與歐人罪同也師古曰瘡音後瘡音瘡咸厚善脩而數稱宣惡流聞

不直不可謂直師古曰言咸為脩而不直況以故傷咸計謀已

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師古曰趣讀曰促非以恐咸

為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

中與凡民爭鬪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

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至

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錯手足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

也錯置也音子故反今以況為首惡明手傷為大不敬公私無

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師古曰原謂尋其本也原況以父見謗

九

發忿怒無它大惡加詆欺輯小過成大辟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合也

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

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師古曰以其受賊也況與謀者皆爵

減完為城旦師古曰以其身有爵級故得減罪而為勞也況身及同謀之人皆從此科上以問公

卿議臣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

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罪一等徒

敦煌宣坐免為庶人歸故郡卒於家宣子惠亦至

二千石始惠為彭城令宣從臨淮遷至陳留過其

縣橋梁郵亭不脩師古曰郵行書之舍亦如今之驛及行道館舍也音尤宣心知惠

不能留彭城數日案行舍中處置什器師古曰處安也什器為生之具

也解在平紀觀視園菜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治縣不

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自從其

所問宣不教戒惠吏職之意師古曰若自出其意不云惠傳之宣笑曰

吏道以法令為師可問而知及能與不能自有資

材何可學也眾人傳稱以宣言為然初宣後封為

侯時妻死而敬武長公主寡居上令宣尚焉及宣

免歸故郡公主留京師後宣卒主上書願還宣葬

延陵奏可況私從敦煌歸長安會赦因留與主私

亂哀帝外家丁傅貴主附事之而疏王氏元始中

莽自尊為安漢公主又出言非莽而況與呂寬相

善及寬事覺時莽莽治況發揚其罪使使者以

太皇太后詔賜主樂主怒曰劉氏孤弱王氏擅朝

排擠宗室師古曰擠墜也音子詁反且嫂何與取妹披扶其閨門

而殺之師古曰敬武公主宣帝女也故謂元后為嫂披發也扶柩也與讀曰豫豫于也言此事不于於嫂也扶一死反排也同反

使者迫守主師古曰守而逼之遂飲藥死況梟首於市曰太

后去主暴病薨太后欲臨其喪莽固爭乃止

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家貧少時給事縣為亭長

好客少年捕搏敢行師古曰好賓客及少年人稍遷為功而追捕擊搏无所避也

曹伉俠好交師古曰伉健也音曰張反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是

時前將軍望之子蕭育御史大夫萬年子陳咸以

公卿子著材知名博皆友之矣時諸陵縣屬太

常博以大常掾察廉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

曹史列掾出為督郵書長所部職辨郡中稱之而

陳咸為御史中丞坐滿洪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間

步至廷尉中師古曰去吏自解職也問步謂步行而問問陳咸去侯伺咸事成掠治

困篤博詐得為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

出獄又變姓名為咸驗治數百師古曰謂被掠也卒免咸死

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為郡功曹久之成帝

即位大將軍王鳳秉政奏請陳咸為長史咸薦蕭

育朱博除莫府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

育朱博除莫府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

育朱博除莫府屬鳳甚奇之舉博櫟陽令徙雲

陽平陵三縣以高第入為長安令京師治理遷集

州刺史博本武更不更文法師古曰更歷也書工衛反及為刺史

行部師古曰行下更反吏民數百人遮道自言官寺盡滿從

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者事畢廼發欲以

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師古曰趣讀見既白駕辨博

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教告吏民欲言縣丞

尉者刺史不察黃綬者自詣郡師古曰尉職卑官黃綬欲言二千

石裏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師古曰治所刺史所治事處其民

為吏所寃及言盜賊辭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

師古曰屬委也皆之欲死博駐車決遣四五百人皆罷去如神吏

民大驚不意博應事變廼至於此後博徐問果老

從事教民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博威嚴徙為并

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養名師古

曰言齊人之俗其性遲緩多自高大以養名聲博新視事右曹掾史皆移病卧師古

曰右曹上曹也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日以病而移居也博問其故對言惶恐師古曰言懼新太守之威

故事二千石新到輒遣吏存問致意廼敢起就職

博奮鬚抵几曰師古曰鬚類毛也抵擊也音紙觀齊兒欲以此為俗邪

廼召見諸曹史書佐及縣大吏選視其可用者出

教置之師古曰皆新補置以代移病者皆斥罷諸病吏白巾走出府門

郡中大驚馬頰之門下掾贛遂者老大儒教授數百

人拜起舒逢博出教主簿

師古曰以此

教告主簿

禮主簿且教拜起開習廼止又教功曹官屬多裝

衣大袍

師古曰招音

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

地三寸博尤不受諸生所至郡縣罷去議曹曰豈

可復置謀曹邪文學儒吏持有奏記稱說云云

博見謂曰如太守漢吏奉三尺律令以從事耳士

奈生所言聖人道何也

師古曰言

且持此道歸堯舜

君出為陳說之其折逆人如此視事數年大改其俗

掾史禮節如楚趙吏博治郡常令屬縣各用其家

桀以為大吏文武從宜

師古曰各因

其材而任之縣有劇賊及此非

常博輒移書以詭責之其盡力有效必加厚賞懷

詐不稱誅罰輒行

師古曰

以是豪強懾服

師古曰懾

姑

幕縣有群輩八人報仇廷中皆不得

師古曰於縣廷之中

捕不得也

長吏自繫書言府賊曹掾史自白請至姑幕

事留不出功曹諸掾即皆自白復不出於是府丞

誦閣博廼見丞掾曰豈為縣自有長吏府未嘗與

也丞掾謂府當與之邪

師古曰與

閣下書佐入博口

占檄文曰

師古曰隱度其言

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

得有書

師古曰言已得

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

餘如律令

師古曰游徼職主捕

王卿得數惶怖親屬失

色事晨馳驚十餘日間捕得五人博復移書曰王

卿憂公甚效擻到齋伐閱詣府師古曰伐功勞也閱所經歷也部掾以

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師古曰部掾所部之掾也其操持下皆此

類也以高第八守左馮翊滿歲為真其治左馮翊

文理聰明殊不及薛宣而多武誦網絡張設少愛

利敢誅殺師古曰言少仁愛而不能便利於人然亦縱舍時有大貸師古曰縱

放也舍置也貸謂寬假於下也音吐戴反

禁師古曰姓尚方名禁少時嘗盜人妻見斫創者其頰府功

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事召見視其

面果有瘡師古曰瘡創痕也音盤痕胡恩反博辟左右問禁師古曰辟是

何等創也禁自知情得師古曰言其得被斫之情狀叩頭服狀博

曰大丈夫固時有是師古曰言情欲之事人所不免馮翊欲洒卿取技拭

用禁師古曰技拭灑也洒先札反技文粉反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必

死師古曰言盡死力也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師古

曰不令泄技拭之言而外有便宜之事為書記以言於博因親信之以為耳目禁晨夜

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博擢禁連守縣

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閣數責以禁等事與筆札使

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師古曰積累前後取之事欺

謾半言斷頭矣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莫連反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

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迺令就席受敕自改

大小百五十四

而已投刃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曾後常戰栗不

敢蹉跌師古曰蹉于向反跌徒結反博遂成就之師古曰言進達也遷為大司

農歲餘坐小法左遷徙為太守先是南蠻君兒數

為寇盜師古曰若兒其豪長之名博厚結其兒弟便為反聞襲殺

之師古曰問君竟反郡中清徙為山陽太守病免官復徵為

光祿大夫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

為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

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幸有眾賢亦何憂然廷尉

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師古曰剽劫也猶言行聽也剽類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師古曰言可入情知之掾史試與正

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

廷尉得為諸君覆意之如淳曰但故用意覆之不近法律事故也師古曰覆若自反正監

以為博苟強意未必能然即共條白焉博皆召掾

史並坐而問為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師古曰中竹仲反官屬

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每遷徙易官所到輒出

奇譎如此以明示下為不可欺者久之遷後將軍

與紅陽侯立相善立有罪就國有司奏立黨友博

坐免後歲餘哀帝即位以博名臣召見起家復為

光祿大夫遷為京兆尹數月超為大司空初漢興

龍表秦官置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至武帝罷太尉

始置大司馬以冠將軍之號非有印綬官屬也及

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師古曰五

之也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

官各有分職師古曰則法也三光日月星也分扶問反今未倫又弊政事煩

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

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

職授政以考功效其後上以問師安昌侯張禹禹

為然時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而何武

為御史大夫於是上賜曲陽侯根大司馬印綬置

官屬罷票騎將軍官以御史大夫何武為大司空

封列侯皆增奉如丞相師古曰以備三公官焉議

者多以為古今與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佐史皆

不同於古而獨設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治亂

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并水皆竭又其府中列

栢樹常有野鳥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

夕鳥鳥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師古曰史言此者署卿

後二歲餘朱博為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相

龍裝各繇時務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

鴻業置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

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

大司馬大司馬前漢書卷五十二

大司馬大司馬前漢書卷五十二

大司馬大司馬前漢書卷五十二

大司馬大司馬前漢書卷五十二

更為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事選郡
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
夫任職者為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
也今中二千石來更御史大夫而為丞相師古曰更
經也音工
衡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為大司空官可
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
大夫為百僚率哀帝從之廼更拜博為御史大夫
會大司馬喜免以陽安侯丁明為大司馬衛將軍
置官屬大司馬冠號如故事後四歲哀帝遂改丞
相為大司徒復置大司空大司馬馬初何武為大

司空又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選諸侯賢者以為
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師古曰虞書
舜典之辭也所以廣聰明燭
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
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
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
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
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及博奏復御史大夫官又
奏言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師古曰溥
與普同立置郡縣
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安寧故事居部
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

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師古曰勸功自勸勉而立功也前丞相方進奏

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

以高第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師古曰

曰陵夷物廢者茲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奏可

博為人廉儉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賤至富貴食不

重味案上不過三柸夜寢早起妻希見其面有一

女無男然好樂士大夫為郡守九卿賓客滿門欲

仕宦者薦舉之欲報仇怨者解劍以帶之其趨事

待士如是博以此自立然終用敗初哀帝祖母定

陶太后欲求稱尊號太后從弟高武侯傳喜為大

國公侯祖八

司馬與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共持正議孔鄉侯

傳晏亦太后從弟調諛欲順指會博新徵用為京

兆尹與交結謀成尊號以廣孝道錄是師丹先免

師古曰錄與由同博代為大司空數見奏封事言丞相光

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大

臣無益政治上遂罷喜遣就國免光為疾人以博

代光為丞相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博上書讓曰

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臣過制誠慙懼願還

千戶上許焉博太后怨博喜不已使孔鄉侯晏風

丞相令奏免喜矣師古曰風讀曰調博受詔與御史大夫趙

師古曰風讀曰調

師古曰風讀曰調

玄議老言事已前決得無不宜師古曰得無博曰已
許孔鄉侯有指匹夫相要尚相得死何況至尊博
唯有死耳玄即許可博惡獨片奏喜以故大司空
汜鄉侯何武前亦坐過免就國師古曰汜音凡事與喜相
似即并奏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
士之封非所當得也請皆免為要人上知博太后素
常然喜疑博玄承指即召玄詣尚書問狀喜辭服
有詔左將軍彭宣與中朝者雜問宣等劾奏博辜
相玄上鄉晏以外親封位特進股肱大臣上所信
任不思竭誠奉公務廣恩化為百察先皆知喜武

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

師古曰詔已罷官事博執

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鄉臣

師古曰鄉讀曰鄉傾

亂政治姦人之雄附下罔上為臣不忠不道玄知

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曾安與博議免喜矣

禮不敬臣請詔謁者召博玄晏詣廷尉詔獄制曰

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議郎議右將軍矯望

等四十四人

師古曰矯音矯以為如宣等言可許諫大夫龔

勝等十四人以為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宥

會置也師古曰會置也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顯公室譜其族兄季孫

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以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

大司馬小司馬

師古曰喬如故孫宣伯也行父季文子也宣伯通於成公之母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使告晉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若欲得志於魯請正行父而殺之不然歸必畔矣晉人執文子于若丘事在成十六年今晏放命

圮族于亂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計謀職為亂

階師古曰此引詩小雅巧言之章也職主也階者基之漸也宜與博玄同罪罪皆不道

上減玄死罪三等削晏名四分之一假謁者節召

丞相詣廷尉詔獄博自殺國除初博以御史為丞

相封陽鄉侯玄以少府為御史大夫並拜於前殿

延登受策有音如鍾聲語在五行志

贊曰薛宣朱博皆起佐史歷位以登宰相宣所在

而治為世吏師及居大位以苛察失名師古曰苛細也器誠

器誠

有極也博馳騁進取不師道德已亡可言師古曰言其事行不

是可見孝成之世委任大臣假借用權師古曰假借音休假借

借人音以物世主已更好惡異前師古曰更改也復附下傳稱順孔

鄉師古曰稱副也副其所求而順其意也稱天孕反事發見詰遂陷誣罔辭窮

情得仰藥飲鳩師古曰仰藥謂仰頭而飲藥也孔子曰父矣哉由之

行詐也博亦然哉師古曰論語云子疾病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子曰父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

欺天乎故贊引之

薛宣朱博傳第五十三

五十三卷二千帛大字六千四百三十九字
小二千八百六十字大小共計九千四百十五字

程方進傳第五十四

班固

漢書八十四

秘書監上護軍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程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家世微賤至方進
父程公好學為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
給事太守府為小史號遲頓不及事師古曰頓數為
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迺從汝南蔡父相問已能
所宜師古曰言從何術藝可以自達蔡父大奇其形兒謂曰小史有封
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為諸生學問方進既厭為
小史聞蔡父言心喜因病歸家辭其後母欲西至
京師受經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方進讀

漢書卷八十四 程方進傳 班固撰 顏師古注

經博士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眾日廣諸
儒稱之以射策中科為郎二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
是時宿儒有清河胡常師古曰宿大儒也與方進同經常為
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師古曰常官學雖在前而名譽不及方進心害其能論
議不右方進師古曰毀短也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
師古曰都授謂總集諸生大講授也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
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已師古曰宗尊也
不自得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
相親友河平中方進轉為博士數年遷朔方刺史
居官不煩苛所察應條輒舉甚有威名再三奏事

師古曰刺史歲盡輒奏事京師也遷為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

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既至甘泉宮

會殿中慶與廷尉沈延壽語時慶有章劾自道行

事以贖論師古曰當發奏時時行事有闕失罪合贖今尚書持我事來當於此

決前我為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留月餘師古曰言

此者與尚書志已之事不奏方進於是舉劾慶曰案慶奉使刺舉大

臣故為尚書知機事周密豈統明主躬親不解師古曰解

讀曰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師古曰此

例也音必寐反又暴揚尚書事言遲疾無所在虧損聖德之

聰明奉詔不謹皆不敬師古曰既自云不坐又言遲疾無所在此之二條於法皆為不敬臣謹

以劾慶坐免官會北地浩商為義渠長所捕亡師古曰義渠北地之縣也商被將長捕而逃亡

長取其母與殺豬連繫都亭下師古曰以深辱之殺牲豕也

商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殺義

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

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察無狀者師古曰無狀謂商殺義渠長本狀之違曲也奏可

司隸校尉消勲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

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

為職師古曰增視也今丞相宣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

奉使命大夫師古曰謂丞相掾史為宰士者言其宰相之屬官而位為士也奉使命大夫謂司隸也甚諄逆

順之理師古曰諄非也音布內反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效威

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乃害于

國不可之大者師古曰周書洪範云臣之有作福作威乃凶于乃國害于厥躬故引之願下中朝

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議者以為丞相掾

不宜移書督趣司隸師古曰趣讀曰促會浩商捕得伏誅家

屬徙合浦故事司隸校尉位在司直下初除謁兩

府師古曰丞相及御史也其有所會居中二千石前與司直並迎

丞相御史初方進新視事而消勲亦初拜為司隸

不肯謁丞相御史大夫後朝會相見禮節又倨師古曰倨

傲方進陰察之勲私過光祿勲辛慶忌又出逢帝

也師古曰倨倨待也於是

舅成都侯商道路下車立頓過廼就車師古曰頓待也

於是

方進舉奏其狀因曰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

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師古曰言王道綱紀以尊卑上下之禮為大也春秋之

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

御坐為起在輿為下師古曰漢舊儀云皇帝見丞相起謁者贊稱曰皇帝為丞相起起立乃坐

曰皇帝為丞相下與立乃升車君臣宜皆承順聖化以

視四方師古曰視讀曰示勲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

輕謾宰相賤易上卿師古曰讀讀與慢同易大駭反而又訕節失度邪

調無常師古曰調古詔字也私過幸慶忌見王商而下車是邪詭色厲內荏應劭曰荏屈撓也師古曰論語

稱孔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言外色壯厲而內懷荏弱故方進引以為言隋國體師古曰隋毀也音火

規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勲時大

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敕

正以先羣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

劾方進不自責悔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

言師古曰從七容反以詆欺成罪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後丞相宣以不

道賊如淳曰律殺不辜一家三人為不道請遣掾督趣司隸校尉司隸校

尉勲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舉奏勲議者以為

方進不以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

威師古曰必勝必取勝宜抑絕其原勲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可

少寬假使遂其功名上以方進所舉應科不得用

逆詐廢正法師古曰逆詐者謂以詐意逆情人也逆迎也論語曰子不逆詐遂貶勲為昌陵

令方進旬歲間免兩司隸師古曰旬編也滿也旬歲猶朝廷言滿歲也若十日之一周

由是憚之丞相宣其器重焉常誠掾史謹事司直

翟君必在相位不久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戚

近臣子弟實受其辜權為姦利者師古曰權專也辜推者言已自專之他人取者

輒有辜罪方進部掾史覆案發大姦滅數千萬上以為

任公卿師古曰任堪也欲試以治民徙方進為京兆尹搏擊

豪彊京師畏之時胡常為青州刺史聞之與方進

誓曰竊聞政令甚明為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師古曰言當犯

在貴戚而見毀方進心知所謂其後少弛威嚴師古曰弛解也居官三

歲永始二年遷御史大夫數月會丞相薛宣坐廢

漢盜賊羣起及太皇太后喪時三輔吏並徵發為

姦師古曰並步浪反免為庶人方進亦坐為京兆尹時奉喪

事煩擾百姓左遷執金吾二十餘日丞相官缺羣

臣多舉方進上亦器其能遂擢方進為丞相封高

陵侯食邑千戶身既富貴而後母尚在方進內行

脩飭供養甚篤師古曰飭謹也篤厚也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

日除服起視事以為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

師古曰漢制自文帝遺詔之後國家遵以為常大功十五日小功十四日總麻七日方進自以大臣故云不敢踰制為相公絜

請託不行郡國師古曰言不以私事託於四方郡國持法刻深舉奏牧守

九卿峻文深詆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禮反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

蕭育逢信孫閱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
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
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初咸最先進自元
帝初為御史中丞顯名朝廷矣成帝初即位擢為
部刺史歷楚國北海東郡太守陽朔中京兆尹王
章譏切大臣而薦琅邪太守馮野王可代大將軍
王鳳輔政東郡太守陳咸可御史大夫是時方進
甫從博士為刺史云師古曰甫始也後方進為京兆尹咸從
南陽太守入為少府與方進厚善先是逢信已從
高第郡守歷京兆大僕為衛尉矣官簿皆在方進

之右

師古曰簿謂伐閱也簿音主簿之簿

及御史大夫缺三人皆名卿俱

在選中而方進得之會丞相宣有事與方進相連

上使五二千石雜問丞相御史

晉灼曰大臣獄重故以秩二千石五人詰責之咸

詰責方進冀得其處方逢心恨初大將軍鳳奏除

陳湯為中郎與從事

師古曰每有政事皆與謀之而行也

鳳薨後從弟車騎

將軍音代鳳輔政亦厚湯逢信陳咸皆與湯善

湯數稱之於鳳音所久之音薨鳳弟成都侯商復

為大司馬衛將軍輔政商素憎陳湯白其罪過下

有司案驗遂免湯徙敦煌時方進新為丞相陳咸

內懼不安迺令小冠杜子夏往觀其意微自解說

師古曰解說猶今言分疏師古曰無何猶子夏既過方進揣知其指不敢發言師古曰

曰揣謂探求師古曰無何猶居亡何師古曰無何猶方進奏咸與逢信邪師古曰無何猶

枉貪汙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後傾覆利口不軌師古曰無何猶

而親交賂遺以求薦舉後為少府數饋遺湯信咸師古曰無何猶

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內自知行辟亡功效師古曰無何猶

師古曰辟而官媚邪臣欲以微幸苟得三取孔子曰師古曰無何猶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師古曰論語戰孔子之言也謂鄙夫不可與事君也與哉與讀曰威

信之謂也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以示天下師古曰論語戰孔子之言也謂鄙夫不可與事君也與哉與讀曰威

奏可後二歲餘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師古曰論語戰孔子之言也謂鄙夫不可與事君也與哉與讀曰威

咸對策拜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為師古曰論語戰孔子之言也謂鄙夫不可與事君也與哉與讀曰威

方進生為貪邪免自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師古曰論語戰孔子之言也謂鄙夫不可與事君也與哉與讀曰威

立徵律有司莫敢舉奏言濁苟容師古曰言貪蔽也不顧恥師古曰論語戰孔子之言也謂鄙夫不可與事君也與哉與讀曰威

原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舉師古曰論語戰孔子之言也謂鄙夫不可與事君也與哉與讀曰威

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後數年皇太后姊子侍師古曰論語戰孔子之言也謂鄙夫不可與事君也與哉與讀曰威

中衛尉定陵侯淳于長有罪上以太后故免官勿治師古曰論語戰孔子之言也謂鄙夫不可與事君也與哉與讀曰威

罪有司奏請遣長就國長以金錢與立立上封事師古曰論語戰孔子之言也謂鄙夫不可與事君也與哉與讀曰威

為長求留曰陛下既託文以皇太后故蘇林曰託於詔文也誠不師古曰論語戰孔子之言也謂鄙夫不可與事君也與哉與讀曰威

可更有它計師古曰言不後長陰事發遂下獄方師古曰論語戰孔子之言也謂鄙夫不可與事君也與哉與讀曰威

進劾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師古曰論語戰孔子之言也謂鄙夫不可與事君也與哉與讀曰威

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師古曰論語戰孔子之言也謂鄙夫不可與事君也與哉與讀曰威

下獄上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遣就國於師古曰論語戰孔子之言也謂鄙夫不可與事君也與哉與讀曰威

是方進復奏立黨友曰立素行積為不善眾
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為黨庶幾立與政事
欲獲其利師古曰與讀曰豫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
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
闕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
背公死黨之信師古曰死黨盡死力於明黨也欲相攀援死而後已
師古曰援引也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雋材過絕於
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否皆向為酷虐苛刻
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師古曰愛利謂仁愛而欲安利人也天
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而不仁如禮何人而

不仁如樂何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用不仁之人則孔樂廢壞言不仁之人云所
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猾國
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
臣所宜沒身而爭也師古曰沒身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
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
誅之若鷹鷂之逐鳥爵也師古曰事見左氏傳行父魯魯卿季子也鷂似鷂而小今謂之鷹鷂音之然
反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強黨之眾誠難犯犯之
衆敵並怨善惡相冒師古曰冒覆也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
死請免博聞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
望奏可咸既廢錮後徙故郡以憂發疾而死方進知

能有餘兼通文法更事以儒雅緣飾法律號為通
明相天子甚器重之奏事亡不當意內成入主微
指以固其位初定陵侯淳于長雖外戚然以能謀
議為九卿新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
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長免上以方進大臣又素
重之為隱諱方進內慙上疏謝罪乞骸骨上報曰
定陵侯長已伏其辜君雖交通傳不云乎朝過夕
改君子與之師古曰與許也君何疑焉其專心壹意毋怠近醫
藥以自持方進延起視事條奏長所厚善京兆尹
孫寶右扶風蕭育刺史二千石以上免二十餘人

其見任如此方進雖受穀梁然好左氏傳天文星

歷其左氏則國師劉歆星歷則長安令田終術師

也如淳曰劉歆及田終術二人皆受學於方進厚李尋以為議曹為相九歲綏和

二年春災感守心尋奏記言應變之權君侯所自

明往者數白三光垂象變動見端張晏曰九年之中而日三食月朏側匿星孛營室

東井災東井災山川水泉反理視患張晏曰元延中岷山崩壅江江水不流地之鎮宜固而崩水逆流反於常理所以

示人患也師古示人患也師古民人訛謠斥事感名如淳曰斥事并水溢之事也

三者既效可為寒心今提揚眉矢貫中服虔曰提攝提

星也揚眉揚其芒角也矢貫中也孟康曰綏和元年正月枉天從東南入北斗

狼奮角弓且張張晏曰狼一星奮角者有芒角也狼芒角則天無賊起天弓九星不欲明明猶張也兵起之象

金歷庫土逆度 張晏曰庫二十星在軫南金太白也歷武庫則兵起土鎮星也逆度逆行也 輔漢沒

火守舍 張晏曰北斗第四星旁一小星曰輔沈沒不見則天下之兵銷三十日為守舍謂日月所經宿舍也一日火守舍發感守心師古曰

萬歲之期近慎朝暮 師古曰萬歲之期謂死也慎朝暮者言其事在朝也 上無惻怛

濟世之功下無推讓避賢之效欲當大位為具臣

以全身難矣 師古曰具謂具位之臣無功德也 大責日加安得但保斥

逐之勑 師古曰言其事重不但斥逐而已也 闔府三百餘人唯君侯擇其

中與盡節轉凶 師古曰三百餘人謂丞相之官屬也 方進真之不知所出

會郎貴麗善為星 師古曰貴姓也麗名也貴音肥 言大臣宜當之上迺

召見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冊曰皇帝問丞

相君有孔子之慮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

庶幾有尸惟君登位于今十年灾害並臻民被飢

餓加以疾疫溺死關門杜閉 張晏曰元正元年章 失國守

借盜賊黨輩 師古曰黨衆多也 吏民殘賊假良民 師古曰假斷也音一及

獄歲歲多前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姦朋黨相為

隱蔽皆士忠慮羣下光光更相嫉妬 師古曰更工衡反 其各

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聞

者郡國穀雖頗孰 師古曰間謂近者以來也 百姓不足者尚衆前

城郭未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佳時之用與

今一也 師古曰謂財用也 百僚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

聽羣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增賦稅城郭城及

聽羣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切增賦稅城郭城及

園田過更筭馬牛羊張晏曰一切權時也漢成帝時也漢成帝時也園田益其稅也百人為卒取一人所贖當為之月

用二千使人直之謂之過更又牛馬羊頭數出稅筭千輸二十也師古曰填人緣反解在食化員志增益贖無鐵變更無

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為不使制詔下

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盡月復奏議令賣酒醪

朕誠怪君何持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師古曰思也將何

以輔朕帥道羣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師古曰

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詳計師古曰欲退

務便百姓以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強食慎職

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師古曰為方

進即日自殺始淳曰漢儀注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

陵侯印綬賜乘輿器少府供張柱楹皆衣素師古曰

相故事師古曰漢舊儀云丞相有疾皇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即薨

諡曰恭侯長子宣嗣宣字大伯亦明經篤行君子

人也及方進在為師古曰方進未死之時宣已為此官

少子師古曰義字文仲少以父任為郎稍遷諸曹年二

十出為南陽都尉宛令劉立與曲陽侯為婚又素

著名州郡輕義年少義行太守事行縣至宛師古曰

行章更

反其下 丞相史在傳舍立持酒肴謁丞相史對飲未

訖會義亦在外吏自都尉方至立語言自若師古曰

如須臾義至內謁徑入師古曰內謁猶今之通名也立廼走下義既

還大怒陽以它事召義至以主守盜十金賊殺不

辜部掾夏恢等收縛立傳送鄧獄師古曰部乃其錄而恢

亦以宛大縣恐見其奪自義可因隨後行縣送鄧

師古曰因太守行縣以義曰欲令都尉自送則如勿收邪

其有隨即送鄧之獄載環宛市廼送師古曰環繞史民不敢

動威震南陽立家輕騎馳從武關入語由陽侯由

陽侯白成帝帝崩丞相方進遣吏救義出宛令

宛令已出吏還白狀方進曰小兒未知為吏也其

意以為入獄當輒死矣師古曰謂其不知立後義坐法免

起家而為弘農太守遷河內太守青州牧所居著

名有父風烈徙為東郡太守數歲平帝崩王莽居

攝義心惡之乃謂姊子上蔡陳豐曰新都侯攝天

子位號令天下故擇宗室幼稚者以為孺子依託

周公輔成王之義且以觀望師古曰言漸必代漢家其

漸可見方今宗室衰弱外無疆蕃天下傾首服從

莫能亢扞國難吾幸得備宰相子身守大郡父子

受漢厚恩義當為國討賊以安社稷欲舉兵西誅

不當攝者選宗室子孫輔而立之設令時命不成

死國埋名猶可以不慙於先帝師古曰埋名謂身埋而名立今欲發

之乃肯從我乎師古曰乃汝也豐年十八勇壯許諾義遂與

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信弟武平侯劉璜結

謀及東郡王孫慶素有勇略以明兵法徵在京師

義廼詐移書以重罪傳逮慶師古曰追赴獄也於是以九月

都試日如淳曰太守都尉令長丞尉會都試課殿最也斬觀令文頴曰觀縣名師古曰音工喚反因勒

其車騎材官士募郡中勇敢部署將帥嚴鄉侯信

者東平王雲子也雲誅死信兄開明嗣為王薨死無

子而信子匡復立為王故義舉兵并東平立信為

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以東平王傅蘇隆

為丞相中尉臯丹為御史大夫移檄郡國言莽鴆殺

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師古曰共讀曰共

郡國皆震比至山陽衆十餘萬師古曰比必寐反莽聞之大懼

廼拜其黨親輕車將軍成武侯孫建為奮武將軍光

祿勳成都侯王邑為虎牙將軍明義侯王駿為彊弩

將軍春王城門校尉王況為震威將軍師古曰春王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也

本名宣平門莽更改焉宗伯忠孝侯劉宏為奮衝將軍中少府建威

侯王昌為中堅將軍中郎將軍夏光侯竇寬兄為奮威將

軍師古曰兄讀曰况凡七人自擇除關西人為校尉軍吏將關東

軍師古曰况

卒發奔命以授義焉復以大僕武讓為積弩將軍

屯函谷關將作大匠蒙鄉侯遠並為橫壘將軍屯武

關師古曰遠姓也並名也遠音錄又音慮今東郡有遠姓二音並義和紅休

侯劉歆為揚武將軍屯宛大僕後丞丞陽侯甄邯為大

將軍屯霸上師古曰丞常鄉侯王憚為車騎將軍屯平樂館

騎都尉王晏為建威將軍屯城北城門校尉趙恢為

城門將軍皆勒兵自備莽曰抱孺子會羣臣而稱曰

昔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挾祿父以畔師古曰祿父紂

義亦挾劉信而作亂自古大聖猶懼此況臣莽之少宵

師古曰少宵自喻材器羣臣皆曰不遭此變不章聖德莽於是

依周書作大誥師古曰武王崩周公相成王而三監曰惟居攝二年

十月甲子攝皇帝若曰大誥道諸侯王三公列侯于汝

卿大夫元士御事應劭曰言以大道告於不弔夫降喪于趙傳

丁董應劭曰趙飛燕傳大石丁太后董賢也洪惟我幼冲孺子當

承繼嗣無疆大歷服事師古曰洪大也惟思也冲稚也大思幼稚予未

遭其明哲能道民於安況其能往知天命師古曰予亦自稱也子惟往求

朕所濟度奔走師古曰言我當求所以濟度以傳近奉承高皇帝

所受命師古曰傳讀曰子豈敢自比於前人乎師古曰上人謂周公天降

威明用寧帝室遺我居攝寶龜師古曰威明猶言大皇天

大皇天

后以丹石之符迺紹天明意師古曰詔子即命居攝踐祚

如周公故事反虜故東郡太守翟義指與師動眾曰

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師古曰西土謂京師也言在東郡之西也

是動嚴鄉侯信誕敢犯祖亂宗之序師古曰天降威道我

寶龜固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師古曰龜病也言天所以降威道

不史之故也師古曰是天反復右我漢國也師古曰復扶曰

五東曰翟義及書上聞曰師古曰宗室之雋有四百人師古曰民獻儀

九萬夫師古曰表儀謂賢者師古曰子敬以終於此謀繼嗣圖功師古曰我

之雋及獻儀者共謀師古曰我有大事休予上矣吉師古曰天不

圖國事終成其功師古曰又非吉是師古曰故我出大將告郡太守諸侯相令長曰予得

吉卜予惟以汝于伐東郡嚴鄉師古曰通播臣師古曰

師古曰播散也師古曰尔國君或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靜

亦惟在帝宮諸侯宗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師古曰

國君或有言曰禍難既大衆庶不安又劉信國師古曰帝不違卜師古曰既得

之宗室於孺子為族父當加禮敬不可征討師古曰故予為冲人長思厥難曰烏虜義信所犯誠動綬

寡哀哉師古曰亦同受其害故可哀哉師古曰予遭天役遺大解難於子

身以為孺子不身自卹師古曰解其難故我征代以為孺子除亂非自

憂已師古曰予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師古曰應劭曰泉陵侯劉慶也

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

明堂制禮樂班度量而天下大服師古曰班謂布行也師古曰太皇太后

承順天心成居攝之義皇太子為孝平皇帝子師古曰皇太子即謂孺子年在繼祿宜且為子知為人子道令皇太

后得加慈母恩畜養成就加元服然後復子明辟師古曰辟君也以明君之事還孺子熙為我孺子之故師古曰重數而言予惟趙傳

丁董之亂遏絕繼嗣變剥適庶危亂漢朝以成三既晉灼曰古厄字服虔曰厄會也謂三七二百一十歲師古曰適讀曰嫡隊極厥命師古曰隊隕也極盡也烏虜害

其可不放力同心戒之哉師古曰害讀曰曷曷何也旅陳也予不敢僭

上帝命師古曰僭不信也言順天命而在討天休于安帝室與我漢國惟

卜用克綏受茲命師古曰言天美於與復漢國故我惟用卜吉能安受此命今天其相民

况亦惟卜用師古曰言天道當思助人况更用卜吉可知矣大皇太后肇有元城

沙鹿之右張晏曰沙鹿在元城縣春秋時沙鹿崩王莽以為陰精元后之祥語在元后傳師古曰右讀曰祐陰精

女主聖明之祥李奇曰李親懷元后夢月入懷陰精女主之祥配元生成以興我

天下之符遂復西王母之應孟康曰民傳祀西王母之應也神靈之徵師古曰徵證也以祐我帝室以安我大宗以紹我後嗣以繼我

漢功厥害適統不宗元緒者辟不違親享不避戚師古曰其有害國之正統不專大緒者當速加刑辟不避親戚適讀曰嫡夫豈不愛亦惟帝室師古曰非帝室不得止是以廣立王侯並建曾玄俾屏我京師

綏撫字內師古曰屏謂蔽捍其難也博徵儒生講道于廷論序乖

繆制禮作樂同律度量混壹風俗師古曰混亦同也音胡本反正天

地之位昭郊宗之禮定五時廟祫咸秩云文孟康曰諸廢祀

無文籍皆祭之建靈臺立明堂設辟雍張太學尊中宗高宗

之號服虔曰宣昔我高宗崇德建武克綏西域以受

白虎威勝之瑞應劭曰元帝誅成郵支單于懷輯西天地判

合乾坤序德師古曰言元帝既有威德太后又兆符應則是太皇

太后臨政有龜龍麟鳳之應五德嘉符相因而備

河圖雒書遠自昆侖出於重壘師古曰昆侖河所出重壘

之壘古古識著言肆今享實師古曰肆故也言有此迺皇

天上帝所以安我帝室俾我成就洪烈也師古曰洪大

烏虜天明威輔漢始而大大矣師古曰言因此爾有惟

舊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

若此勤哉師古曰言爾當思以舊之人泉陵侯所言天比必勞我

成功所孟康曰天慎勞我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

圖事師古曰卒終也言我不敢不終肆予告我諸侯王公列

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師古曰肆陳也天輔誠辭師古曰言

辭則為天所輔天其累我以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

所終師古曰累託也言天以百姓託我我易敢不謀終天亦惟勞

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祖宗所受休輔師古曰言

我衆衆若有疾苦我曷敢不順祖宗之意休息而輔助之勞來到反予聞孝子善繼人之意忠

臣善成人之事予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師古曰言

曰父有作室之意則予當厥父苗厥子播而穫之師古曰父

子當布種而收穫之反予害敢不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

命師古曰作室農人猶不棄其本業我於今日不得有避而不征討叛逆也若祖宗廼有效湯武

伐厥子民長其勸弗救師古曰警言有人來伐其子而天不救也反勸助之弗救其子者正以子惡故也

言湯武疾惡其心亦然今所征討不得避親當以公義師古曰警言有人來伐其子而天不救也反勸助之弗救其子者正以子惡故也烏虐肆哉師古曰肆陳力也勸令陳力諸侯王

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勉助國道明師古曰道由也言當

由於明智之事以助國也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迪知上帝命師古曰言當

曰迪亦道也言當導道而知天命師古曰言當粵天輔誠爾不得易定師古曰粵辭也天道輔誠爾不得改

易天之定命況今天降定于漢國惟大難人翟義劉信大

逆欲相伐于厥室豈亦知命之不易乎師古曰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予永念曰天惟喪翟義劉信

改易乃大為艱難以干國結是師古曰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自相誅誅伐其室也師古曰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難古艱字

若嗇夫子害敢不終予師古曰嗇夫治田志除草穢天之欲

田晦天亦惟休于祖宗予害其極師古曰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害敢不于從師古曰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

之事師古曰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率寧人有言疆土況今卜并

曰言大美祖宗之事我何其極師古曰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率寧人有言疆土況今卜并

卜法敢不往從言必從也師古曰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故予大以爾東征命

吉師古曰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不僭差師古曰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陳惟若此師古曰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迺遣大夫相

譚等班行諭告當友位孺子之意還封譚為明告

里附城師古曰明告者以其出使能明告諭於外也附城云如古附庸也諸將東破陳留苗

孟康曰苗故戴國在梁與義會戰破之斬劉璜首莽大喜師古曰謂後屬陳留苗今日考城

樓下詔曰太皇太后遭家不造國統三絕師古曰謂絕輒復續恩莫厚焉信莫立焉孝平皇帝短

命蚤崩

師古曰蚤古早字

幼嗣孺冲詔予居攝予承明詔奉

社稷之任持大宗之重養六尺之託受天下之

寄戰戰兢兢不敢安息伏念大皇太后惟經教分

折王道離散

師古曰惟思也

漢家制作之業獨未成就故博

徵儒士大興典制備物致用立功成器以為天下

利王道粲然其業既著千載之廢百世之遺於今

迺成道德庶幾於唐虞功烈比齊於殷周

師古曰烈業也

翟義劉信等謀反大逆流言惑眾欲以其世賊害

我孺子罪深於管蔡惡甚於禽獸信父故東平王

雲不孝不謹親毒殺其父思王名曰鉅鼠

師古曰鉅大也

雲呼其父曰鉅鼠

後雲竟坐大逆誅死義父故丞初方進險

詖陰賊

師古曰詖佞也音彼義反

兄宣靜言令色外巧內嫉

師古曰靜安也令善也言

其陽為有善色

安靜之言外而實害也

所殺鄉邑汝南者數十人今積惡二

家迷惑相得此時命當殄天所滅也義始發兵上

書言字信等與東平相輔謀反

師古曰輔者東平王相之名也

執捕

械繫欲以威民先自相被以反逆大惡

師古曰被加轉也音皮義反

相捕械此其破殄之明證也已捕斬斷信三子穀

鄉侯章德廣侯鮪義母練兄宣親屬二十四人皆

磔暴于長安都市四通之衢當其斬時觀者重疊

師古曰言人多而聚積

天氣和清可謂當矣命遣大將軍共行皇

差封侯伯子男凡三百九十五人曰皆以奮怒東
指西擊差寇亂盜及虜逆賊不得旋踵應時殄滅
天下咸服之功封云莽於是自謂大得天人之助
至其年十二月遂即真矣初義所收宛令劉立聞
義舉兵上書願備軍吏為國討賊內報私怨莽擢
立為陳留太守封明德侯始義兄宣居長安先義
未發家數有怪師古曰言義未發兵之前夜聞哭聲聽之不知所
在宣教授諸生滿堂有狗從外入齧其中庭群鴈
數十比鷓救之已皆斷頭師古曰比必解反狗走出門求不
知處宣大惡之謂後母曰東郡太守文仲素傲儻

師古曰淑上麻正反

今數有惡怪恐有妻為而大禍至也太夫

人可歸為奔去宣家者

師古曰言歸其本族自絕於翟氏

以避害毋不

肯去後數月敗莽盡漢義第宅汙池之

師古曰汙停發水也音烏

父方進及先祖冢在汝南者燒其棺柩夷滅三族

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

如海曰野葛狼毒之屬也

下詔曰蓋聞古者伐不敬取其鱣鯢築武軍封以

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徵淫慝

師古曰此左傳載楚莊王之辭也鱣鯢大魚而害

者也以此地敵人之勇築者京高丘也觀謂如闕形也慝創人也慝惡也鱣古鯨字音其京反鯢音笑反觀音曉

廼者反虜

劉信翟義諱逆作亂于東而芒竹羣盜趙明霍鴻

造逆西土

師古曰芒竹在盤屋南界芒水之曲而多竹林也即今同竹園是其地矣芒音亡

遣武將征

討成伏其辜惟信義等始發自濮陽結效無鹽珍

滅於圍趙明依阻槐里環隄師古曰槐里縣界其中有環曲之隄而明依之以自固也霍

鴻負倚蓋屋三竹師古曰力負倚也倚於倚反咸用破碎士有餘類

其取反虜逆賊之鱷鯢聚之通路之旁濮陽無鹽

圍槐里蓋屋凡五所各方六丈高六尺築為武軍

封以為大戮薦樹之轉師古曰薦讀曰建表木高丈六

尺師古曰表者所以標明也書曰及虜逆賊鱷鯢在所長吏常以

秋循行師古曰行下更反勿令壞敗以懲淫虐焉初汝南舊

有鴻隄大陂郡以為鏡師古曰鴻隄陂名藉其鏡灌成帝

時關東數水陂溢為害方進為相與御史大夫孔

光共遣掾行視師古曰行音下更反以為決去陂水其地肥美

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又翟氏滅鄉里歸

惡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云王莽時

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翟子威飯

我豆食羹芋魁師古曰言田無灌溉不生秬稻又無黍稷但有豆及芋也豆食者豆為飯也羹芋魁者以芋根為羹

反乎覆陂當復師古曰事之反覆無常言禍兮福所倚誰云者兩

黃鵠師古曰託言有神來告之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進以孤童攜老母羈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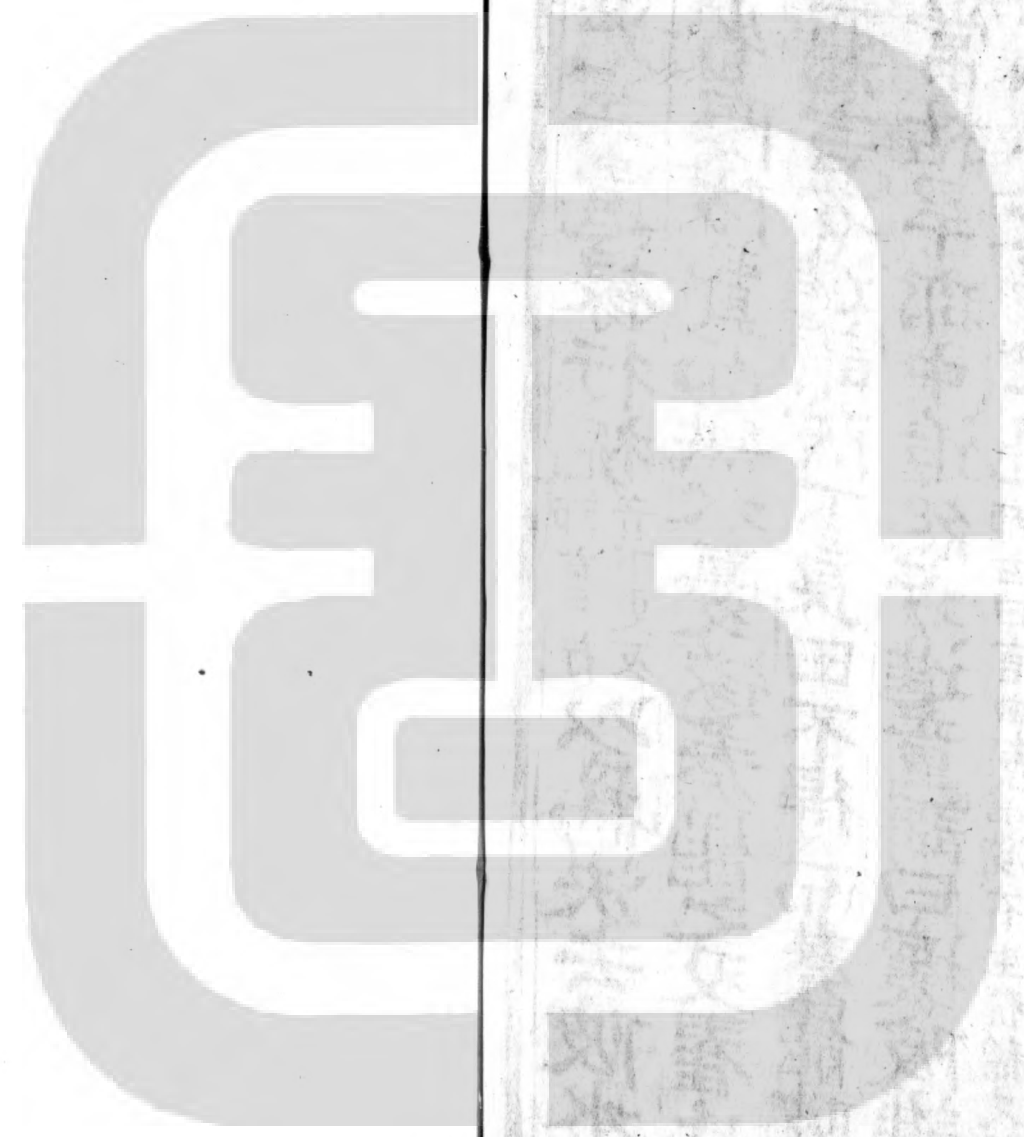
入京師身為儒宗致位宰相盛矣當莽之起蓋乘

天威雖有賁育奚益於敵師古曰賁謂孟賁育謂賁育皆古之勇士言得之無益不能敵莽也賁音奔

通鑑卷之六十四 魏書卷之六十四 義不量力懷忠憤發以隕其軀悲夫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翟方進傳第五十四





卷85-卷89

